

恩 福

BLESSINGS

V.10 N.3 總36 2010/07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歷代志上16:8）

歷久彌新的話題 —— 基督與文化

A Perennial Issue: Christ and Culture

信仰鐘擺在英國 (上)

The Pendulum of Faith in UK (I)

掙錢、省錢、捐錢 —— 基督徒財富觀小議

Gaining, Saving, and Giving: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Wealth

地震預言與地質板塊說

Earthquake Prophecy and Tectonic Plates

徵集圖片

為了增加與讀者的互動，本刊徵集圖片，刊登於封面與封二。圖片需與本刊主旨相關，並請提供相應經文。一經採用，有微薄稿酬以示鼓勵。



Male Allen Hummingbird
photo by Yu-Heng

攝影：褚幼衡 攝於4/25/2010



Female Anna Hummingbird
photo by Yu-Heng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

(馬太福音6:26)



Hummingbird hovering near purple
photo by Yu-Heng



攝影：馮思明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加拉太書6:9)

2008年8月橙縣中華福音教會
墨西哥短宣，協助建堂、探訪、
主日崇拜。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歷久彌新的話題——基督與文化
A Perennial Issue: Christ and Culture

信仰鐘擺在英國 (上)
The Pendulum of Faith in UK (I)

追逐人生獎盃
Chasing Championships in Life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掙錢、省錢、捐錢——基督徒財富觀小議
Gaining, Saving, and Giving: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Wealth

歷史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History

音樂——上帝最美的預備和賞賜
Music: The Most Beautiful Divine
Endowment and Gift

地震預言與地質板塊說
Earthquake Prophecy and Tectonic
Plates

恩福

2010年7月 第十卷第三期 總36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268B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 (626) 308-3530 /Fax. (626) 308-3534

e-mail: theblessingsf@yahoo.com

Website: www.bf21.or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電腦美編 周珊

編輯 劉建慰

特約編輯 黃瑞怡

行政 林雪騰

編輯委員 王忠欣、李靈、莊祖鯤、陳俊偉、

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遠志明、

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 22 頁

奉獻支票請開：BCMF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2
陳宗清

6
劉良淑

封底
蘇卿

9
曼德

12
周小安

16
蔡正驊

18
黃季一

見證：通往真理之路
Testimony, the Road to Truth 20
謝文郁

文學不能承受之重——《災變論》選讀 23
Unbearable Heaviness to Literature:
Readings from *Theory of Disaster-Change* 任不寐

恩福網站分享 *From our Web*

《蝸居》：唯物時代唯物人 25
*Dwelling Narrowness: Materialistic
Generation in a Materialistic Age* 石衡潭

藝文天地 *On Arts*

古譜新音——簡介作家高琴 28
New Tune to Old Melody: Author Jean Fritz 黃瑞怡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愛、喜樂、生命 30
Love, Joy, and Life 和藍

Blessings, Vol. 10, No 3, July, 2010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mputer and Design Editor: Shan Zhou

Editor: Jeffrey Liu

Associate Editor: Jui-Yi Huang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ISSN# 1543-0936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愛光 (主席)、張文辛 (書記)、許蒙惠 (財務)、駱傑維、蕭隆昌、蘇文峰、陳宗清、陳永昌、陳俊偉、陳惠琬、陳政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吳淑萍 T:8780-1011*201

澳洲代理：Philip Shaw 邵海東 T:2-9341-5367

倫敦代理：Joseph Tam 譚健生 M:7952 882746

香港代理：朱偉健傳道 T:2508-0568

新加坡代理：章顯中 T:65-9370-9096

歷久彌新的話題

——基督與文化

陳宗清

《恩福》 雜誌從創刊以來，就以探討信仰和文化的關係為主軸。轉眼九年過去了，此一宗旨並未改變。

其實，在保守華人基督徒中探討此話題，略具挑戰與冒險，因為頗容易產生誤會和爭議。雖然這問題非常重要，但在基督徒圈子中立場分歧，意見幅度的一端持「極力退出、迴避文化」的態度，另一端則力圖「積極投身文化建設」，以致談論這個話題時，很難得到中肯而適切的回應。

1989年的「洛桑信約」，第十點以「佈道和文化」為主題，強調教會有責任「改造並且充實文化」。2010年十月即將在南非開普頓召開的第三屆洛桑會議，勢必延續這個精神。而在2011年九月將於印尼峇里召開的第八屆華福會議，擬用一天來思想「信仰與文化」的課題，取名為「社會文化藉基督更新」。由此可見福音派對此課題的看重。

究竟基督信仰要如何更新文化？基督徒學者的看法十分不同。本文擬就卡森（D. A. Carson）對尼布爾的評論加以剖析，並提供筆者的反思。

尼布爾五種模式的略述

李察·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的經典之作《基督與文化》，雖早於1951年出版，但隔了近六十年後，還是這領域值得參考的書。尼氏的分析總難免受自己的背景所影響。1916年，他在福音宗派議會（The Evangelical Synod）按牧，這是具有德國路德宗與改革宗傳統的宗派，注重教會合一的運動。1931年，他受聘於耶魯大學神學院，負責教授神學與基督教倫理。

尼氏主張神的主權

與歷史的相對性，在這個大思想的框架下，他分析基督教會史，指出「基督與文化」曾出現過五種不同的模式。

第一種，基督反對文化：這模式突顯基督對所有信徒的主宰地位，堅定拒絕對文化採取任何服膺的態度。這種抗衡文化的教導常高舉馬太福音的登山寶訓，並強調約翰福音所言：「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3:19）

第二種，基督屬乎文化：這模式大體上是受自由神學的影響，把基督的工作侷限在現今的社會，將他定位為文化的救星。其實，這是錯誤的基督論所導致的結果，以為基督等於在人裡面工作的神聖的靈，而否定他本身有全然獨立的神性。

尼氏認為，大部分教會不走以上兩種極端，因此可稱為「居中的教會」。這些教會強調兩個前提：（1）罪的普遍性和嚴重性，（2）恩典的重要性及順服的必要性。但由於他們對基督與文化的關係仍有不同的詮釋，因此產生了三種派別：綜合論、二元論及改造論。

第三種模式，基督超乎文化，是綜合論者的主張。這種模式不認為基督與文化是對立的，而強調在基督裡所能達到的祝福，是文化所無法成就的。

第四種模式是二元論的觀點，認為基督與文化的關係是一種「悖論」（paradox，這字有幾種譯法，如「反合性」、「相反相成」、「似非而是」等）。這立場一方面主張，整個人類文化是背逆神的，病態叢生，幾近死亡，一方面也承認基督徒仍然無法離開它而生活。尼氏引用馬丁路德對哲學與音樂的肯定為例，指出這是二元論者常有的思路。

第五種，基督改造文化，是尼氏所列的最後一種模式。它對文化採取更正面的立場。和二元論比較，改造論有三方的特色：1. 受造界本身並不只是為救贖所搭設的背景，宇宙萬物即是神統管、支配、運作的範圍。2. 墮落的影響是在道德與人格方面；它雖然會對物質帶來影響，但它不是物質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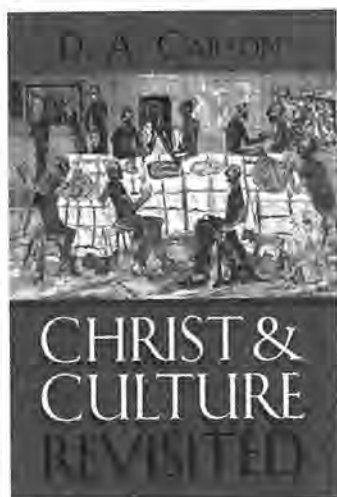
面對時下的文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後現代主義或現象，而世俗主義、民主、自由、與權力，更是無法迴避的問題。We should seriously tackle postmodernism and its phenomena displaye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ssues from secularism, democracy, freedom and power are also unavoidable.

面的，也不是形而上的。3. 改造論者以為，對神而言，歷史上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歷史不僅是人類事件的歷程，而是神與人之間戲劇性的互動。¹

卡森的批判與回應

過去十年來，卡森教授有好幾本書被譯為中文，加上近年來他也受邀至華人教會中傳信息，甚至到台北和香港擔任特別聚會的主要講員，華人基督徒對他並不陌生。2008年，他出版了《重探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一書，引起不少迴響，也再次奠定他在福音派中的神學地位。

卡森對尼布爾提出了犀利的批判，並



且為這個含糊不清、難以界定的複雜問題，勾勒出聖經的原則。事實上，在二十一世紀探討這個課題，比六十年前還要艱難，因為要處理的問題更為繁多，且加倍詭譎。卡森宣稱，面對時下的文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後現代主義或現象，而世俗主義、民主、自由、與權力，更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鑒於篇幅非常有限，筆者只能概略提出卡森七方面的論述，加上自己的看法，盼有助於華人基督徒對這困難的課題有較正確的把握。

1. 文化定義的釐清

卡森採用人類學家瑞福得（Robert Redfield）及葛爾茲（Clifford Geertz）對文化的描繪。前者宣稱文化應是「眾人藉行為與製品表現出來的共同想法。」後者更進一步指出：「文化的概念……是指一種經由歷史傳遞、藉著符號表達意義的模式，它是一套傳承觀念所組成的系統，透過符號的方式表達；透過這方式，人們便能溝通、延續、並發展他們對於人生的理解和態度。」² 例如：當我們看到黃色麥當勞雙弧形的商標時，就可意識到這是現代速食文化的記號，也是全球化象徵之一。

葛爾茲的定義在現今西方學界贏得廣泛的接納，它幫助學者在辯論時，有很清楚的界說，不致彼此批判無中生有的東西，或錯解對方立場，無法有效溝通。

事實上，文化應有四個層次，最上層為「語言和行為」，再下一層為「神話、禮儀和象徵」，接著是「深層思想」，最底層則為「世界觀」。例如，過去一千年來，西方社會在基督教的影響下接受「神的概念」，這就最底層的「世界觀」；而在神面前人人皆平等屬第三層，自由法制等現代化的思想，則是第二層的展現。

2. 摒棄簡化主義（Reductionism）

尼布爾的書可能讓基督徒以為，我們必須在這五種模式中作出選擇。然而，從聖經深入來檢視基督與文化的關係，就會發現，許多經文的處境，應當從更大的範圍來理解。卡森指出，「尼布爾的四、五種模式，應該只是一個複雜的整體之中可能出現的不同重點而已吧？……基督徒沒有權力在這五種模式中選擇一種，以為該種模式就是全部。」³ 如果我們只從其中選一種，就成了簡化主義。

例如，文化既然受普遍啓示的影響，因此其內容不會盡都是邪惡的。十誡中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準則，是維繫任何社會存在必要的條件，不少古老的社會與文化中也有類似的規範。如果文化被理解為人類活動的總成果，那麼，它與基督的關係不可能用「單一的模式」去描述。

3. 聖經的救恩歷史不能妥協

既然是探討基督與文化，有個預設不能少，即忠於聖經所描寫的「基督」。因此，我們必須嚴肅看待聖經救恩歷史中的事件——創造、墮落、救贖、道成肉身、基督的死與復活、聖靈的降臨、最後的審判、新天新地等。⁴ 在剖析基督與文化的關係時，上述的歷史轉折是不能妥協的要素。何時偏離了這些事實，對這課題的處理就無法忠於聖經。

4. 後現代主義對基督信仰的挑戰

後現代主義宣稱，人無法掌握客觀的真理，因此拒絕一切的「宏觀敘述」，包括基督教聖經重要的歷史事件。雖然我們承認人的有限性與局部性，並且受制於文化，在認識客體時，總是帶著特殊的角度和思維模式，但我們也確信，人是可以「知道」某些事是真實的。這與後現代所以為「人完全無法瞭解真實」，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相信人可以明白聖經的世界觀，並以它來衡量其他的宗教與各式各樣的學說。

如今在神州宣揚基督，必然面對好幾種不同宗教與意識形態的挑戰。
Today when we proclaim Christ in mainland China, we have to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various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卡森在這一段裡對史密斯（James K. A. Smith）的批評作出回應。⁵ 他認為，史氏的觀點帶有激進正統派（radical orthodox）和後自由神學（post-liberal theology）的色彩，以致把真理的客體性完全抹煞；這種看法對於後現代主義的破壞性未免過分樂觀。卡森強調，我們必須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保持適當的距離。

5. 政教關係必須因地因時來處理

卡森用59頁篇幅來闡述這問題。因為政教關係的複雜性、多元性、與敏感性，他只是強調一些重要的屬靈原則，而儘量不碰觸個案。他的提醒中肯明智，讓讀者可以有深入的反省。由於他在美國幾十年，對美國政教的關係多有著墨，並且指出「宗教右翼」和「宗教左翼」各自可能的危機與盲點。⁶

以新約學者特有的眼光，卡森不斷引導讀者從聖經來檢討這個主題。他解釋，按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的背景來看，耶穌是如何論及政教關係，使徒在實際傳福音的過程中，又怎樣面對與統治階層的衝突，而保羅書信和啓示錄更如何進一步探討這個敏感的話題。一方面，基督徒必須明白「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馬書13:1）另一方面，我們當效法使徒不妥協的態度：「順從神，而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5:29）。對於教會內外，保羅認為當有區別：「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麼？」（哥林多前書5:12）在政教關係的微妙複雜性中，基督徒要學會拿捏合宜。

6. 對文化改造論者的提醒

在此書的最後一章，卡森評析西方出現過的觀點，列舉了五個不同的神學派別：基要主義、路德及其繼承者、凱柏、最少期待派、後基督教國度派。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荷蘭改革宗神學家凱柏（Abraham Kuypers），因為在他世時的成就常為人所津津樂道。毫無疑問，凱柏是文化改造論者。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噢，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裡，沒有一塊可以隱身，完全與周圍隔絕；在我們人類的整個存在裡，沒有一吋基督不會宣告：『這屬於我！』因祂是萬有的主宰。」⁸

原本凱柏十分重視教會的獨一性，強調神救贖的工作，同時他也提倡基督徒的文化使命。然而，凱柏在獲得政權後，思想逐漸轉變，至終產生了三方面的問題。a. 信徒與不信者之間、救贖恩典與普通恩典之間，界線愈來愈模糊。b. 由於凱柏主義中倡導「有名無實」的重生，導致基督信仰對荷蘭政

府及文化的影響急速降落。聖經所要求蒙恩得救的確鑿性，終至完全被忽略。c. 當凱柏主義不再有信徒敬虔的表率，只變成如何可以影響文化的知識架構時，凱柏主義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⁹

7. 張力無刻不存在

有兩首詩歌基督徒經常吟頌，一是「這世界非我家」，另一則是「這是天父世界」。倘若我們只選用一種模式來說明基督與文化的關係，必定可以從聖經中找到支持經文，但這樣作，同時會抹殺整本聖經更大的圖畫，或救贖歷史轉折的全面，而落入「簡化主義」的陷阱。事實上，基督徒不斷面對張力：一方面我們宣稱每吋土地都為基督所擁有，但一方面我們也完全明白，「全然得贖」的實現尚待未來。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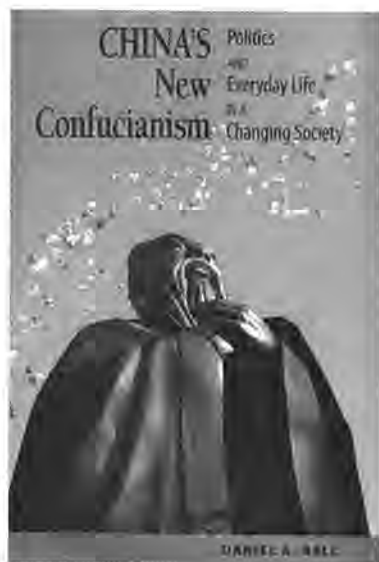
目前中國文化的氛圍

自1949年大陸政權轉變以來，官方的意識形態一直受馬克思主義所主導，傳統文化也在唯物無神思維的前提下受檢驗。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西方科技文明的登陸，文化的氛圍也產生了極大的改變。

從1979年至今，中國的宗教政策有四個明顯的階段。2006年以來，政府以「區別對待、鼓勵、與防範」為主要思維，官方認可的宗教因此取得更多活動的空間。近些年來，在神州大陸傳揚基督，不僅要面對馬克思主義唯物無神的挑戰，更要與儒家、佛教與道教等傳統的中國文化抗衡。

目前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政治理論教授的貝爾（Daniel Bell），於2008年出版了《中國的新儒家》，他認為，儒家的復興不僅是政府支持的，而且在學術界中掀起了對儒家的興趣。北京奧運時，開幕典禮是以孔子思想來代表中國文化，而過去六十年對共產主義的經驗反被淡化。¹¹

心理學家透過嚴謹的實驗發現，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在認知上有顯著的差異。中國人通常比較會用「情境」或「辯證」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華人經濟學家以「家庭」為單位來作經濟分析，且試圖以儒家的價值（如孝道）來衡量經濟效應。政治



基督徒的責任並不是打贏文化戰爭，而是要在社會生活的每個環節，把神的愛彰顯出來。
To the Christians, their responsibility is not to win the cultural war, but to demonstrate God's love in every corner of the society.

學者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中國現代化的同時，對儒家價值的依附也隨著增加。當中國面臨社會與政治的困境時，愈來愈多知識分子轉向儒家尋找答案。

近年來中國佛教的復蘇令人矚目。前不久，江蘇無錫的梵宮引來許多人的關注，寺廟建築宏偉、氣勢磅礴，裡面的設計裝璜更是令人嘖嘖稱奇。它最突出的構思，是古典與現代結合，超越了傳統佛教建築的格局。這是佛教試圖在今日中國走的現代化道路。

因此，如今在神州宣揚基督，必然面對好幾種不同宗教與意識形態的挑戰。華人基督徒必須深思，聖經對「新儒家」和「現代化佛教」的回應是甚麼。當「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為中國的政經發展辯論時，基督徒是否也有建言可以提出？

救贖文化的陷阱

在維吉尼亞大學擔任宗教、文化、社會理論教授的漢特(J. Davison Hunter)認為，基督徒若存著想要改變世界的意圖，是錯誤的。過去數十年，他在美國基督徒圈子中，不時聽到「救贖文化」、「拓展神國」、「改變世界」等措詞，而他深深不以為然。他的新著《改變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就是對試圖改造文化的雄心提出質疑。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基督教已經逐漸在美國社會中失去權威。「文化戰爭」是美國的基督徒常聽見的字眼，它象徵著「宗教右翼分子」與「自由派」、「宗教左翼分子」的文化主導權之爭。漢特指出，這些「文化戰爭」常流於政治權力的鬥爭，以致失去基督徒應有的見證。所以，他主張應用「活出真理」(faithful presence)來取代「救贖文化」或「改變世界」。¹⁰

漢特以為，太過關注政治權力，會忽略社會權利對於日常關係和社會機制的影響。他指出，耶穌運用社會權利時，呈現出四種特色。第一，他的權利是延伸的(derivative)，出自他與天父親密的關係以及完全的順服。第二，他的權利是謙卑的，拒絕地位與名聲等特權，並以喜樂面對羞辱。第三，他的權利是富同情心的，為所有人的好處著想，並



不只是單顧信徒群體。第四，他的權利是不勉強人的，為對立的人祝福而非咒詛，他與撒瑪利亞人和羅馬人的應對便是如此。¹³

華人基督徒的挑戰

今天，華人教會領袖必須去深刻探討信仰與文化的課題，對教會歷史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作出反省，並檢討各種模式的優缺點。有三方面是值得我們思考：

1. 文化使命必須緊密和福音使命結合在一起，否則就會重蹈凱柏主義的覆轍。我強調「文化宣教」，而不是「文化使命」，就是表明我們不要走上自由神學或社會福音的老路。

2. 在進行文化宣教時，總要明白終極的爭戰是「屬靈的」。恩福的一切事工是以哥林多後書10:4-5為準則：「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3. 要把握優先順序，不能為了「影響文化」而忽略個人的救恩。在關注社會參與的同時，我們需要無數的地方性教會能夠發展成為「榮耀的教會」，不斷培育門徒，在各行各業中作光和鹽，散發基督的馨香。

漢特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他認為「改造世界」蘊含過重的任務，影射基督徒要去「征服」與「統治」。事實上，基督徒的責任並不是打贏文化戰爭，而是要在社會生活的每個環節，把神的愛彰顯出來。

文化宣教提醒我們對社會的責任，然而，不是依靠勢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不斷依靠神的靈，得著從上頭來的啓示與恩典，我們才可以在文化的各個領域為真理作美好的見證。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本刊主編

註：1. D. A. Carson, *Christ & Culture Revisted*, 26頁。 2. 同上，6頁。 3. 同上，206頁。 4. 同上，44頁。 5. 同上，99頁。 6. 同上，183-185頁。「宗教右翼」強烈支持保守的社會與政治觀，「宗教左翼」則大力爭取社會公義。 7. 同上，209-222頁。 8. 同上，214頁。 9. 同上，216頁。 10. 同上，228頁。 11. Daniel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x頁。 12. Christopher Benson, "Faithful Presence,"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010, 33頁。 13. 同上，36頁。

信仰鐘擺在英國 (上)

劉良淑

此文由一篇遊記、兩篇書介組成，觀察基督信仰在英國呈現的鐘擺狀態。

(一) 英國遊觀察

2010年5月4-10日，我們夫婦有一趟英國行。這趟旅程所觀察到的宗教現象，令我反思不已。

在倫敦，一個熱鬧的街景。雙層巴士載著遊客

在大馬路緩緩駛過；六、七個身穿鮮艷黃色印度教袈裟的青年，在人行道上舉著牌子，一邊敲鼓，一邊用擴音器大聲歌唱，引起不少人圍觀。

幾步之遙，在地下道入口處，一名身著筆挺西裝的黑人，向路人分送福音單張，宣稱：「耶穌是唯一的救主，祂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聲音雖不大，卻非常堅定。儘管願意拿單張的人寥寥無幾，他仍不斷宣告。據

統計，倫敦的教會中，人數最多的是一間黑人教會——「王道國際基督徒中心（Kingswa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會眾超過一萬人。

離這喧囂的十字路口約百米，三叉要道之交，矗立著一座古色古香的教堂，兼具歌德式尖頂和圓形建築特色。這座「萬靈教會（All Souls Church）」的殿堂，建於1823年。二十世紀時，這裡是

全球福音工作的重要後盾，因為福音派巨將斯托德牧師於1945年開始在這裡牧會，直到2007年退修。每個主日，有幾千人到這裡崇拜；教會的小組、青年、研究、教育等事工，都在活躍進行中。

隔幾條街，有個遊客常去的小公園，旁邊就是倫敦的唐人街。每逢週三下午，幾位穿著「華埠綠洲」福音背心的弟兄姊妹，尋找在餐館打工午休的人，與他們聊天，介紹他們到附近的福音中心去喝

茶、量血壓、下棋、上網。他們是和附近幾家誘人的賭場在搶奪靈魂。開創福音中心的宣教士，感到歐洲的華人猶如身置福音的沙漠。

次日，搭乘前往牛津的火車。經過一個城市，不記得名字了，只看見一座回教大寺，就在離車站不遠處，三個金色圓頂在日光下閃耀。其實，在倫敦街頭也有不少蒙頭的穆斯林婦女。今日英國的回教徒已佔總人口2.5%，法國則佔10%。

到了牛津，住進牛津大學渥斯特學院（Worcester College）的客房。傍晚，聽見校舍一間房內有聖歌聲傳出，到門口看告示，原來裡面是小教堂，每晚六點、每早八點都有聚會，歡迎入內。推門一瞥，約有身著聖袍的十位青年班員在唱詩，卻沒有其他人參與。這兩個時段與食堂的用餐時間重疊，而食堂就在另一側；用餐的人顯然不會去崇拜。學校裡的這幕，讓我們感受到英國聖公會行禮如儀的傳統。

那晚，接待我們的恩福家人在閒談中，盛讚英國百姓的法治與民主精神，認為中國人難以望其項背。探究起來，這兩種精神都紮根於基督信仰，也唯有靠賴信心與愛心，才能妥善運作。然而，現今基督信仰在英國明顯衰落，社會難免亂象頻生。

在牛津，我們瀏覽了號稱英國最大的Blackwell書店，在宗教部門看到一本書，*The Rage Against God*，作者離棄信仰數十年，終於又擁抱信仰。他的胞兄目前仍是英國著名的無神論代言人。這對兄弟曾公開辯論，如今弟弟決定以文字剝切剖析那一代人拋棄傳統信仰的真正原因。

再次日，我們到愛丁堡。緯度極高的這蘇格蘭首府，已經擺脫冬天的陰冷昏沈，各色花朵從地裡冒出，魔術般地妝扮了大地。遊客開始雲集，街頭藝人紛紛亮相。我們正好遇上蘇格蘭士兵從阿富汗回來，政府為他們舉行遊行盛會，有軍樂與風笛前導。出發的地點在一棟建築旁，我們原以為那尖頂的龐然大物是大教堂，後來失望的發現，它雖曾是聖所，現在卻已變成餐廳。

愛丁堡是長老會的發源地。當年義無反顧、



蘇格蘭教會曾經大大復興，差派許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

The Church of Scotland had once experienced great revival and sent many missionaries all over the world.

熱血沸騰的改教巨匠諾克斯（John Knox, 1510-1572），曾在全市中央大道旁的一間小樓居住，今天這裡已成了他的紀念館。他雄渾的辯論、高舉神話語的決心、犀利的言辭、無畏瑪麗皇后的精神，仍然透過耳機震撼著遊客。只可惜知道這寶地、有興趣參觀的人稀稀落落。

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曾經大大復興，差派許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台灣南北兩地長老會的宣教先鋒，馬雅各與馬偕，與這裡血脈相連。著名的非洲宣教之父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也是蘇格蘭人士。可能北國生活的艱難，孕育出這些宣教士的堅忍不拔。

可惜二十世紀之後，受到自由派神學的影響，蘇格蘭教會一蹶不振，許多教堂無法維持，遭致出售。據說，今日這個宗派在愛丁堡約有九十間教會，大多是自由派，有些教堂可容千人，崇拜人數卻不滿百；只有三間是服膺聖經的福音派，都有增長跡象。

經過在英國的這番觀察，再讀由前無神論大師改變立場後所寫的《有一位神》（*There Is A God*），以及前面提到的《對神發怒》（*The Rage Against God*）兩本書，對於神在英國的作為，不禁有更深的期待。

（二）無神論大師的轉變

英國哲學教授費魯（Anthony Flew）原是為無神論辯論的佼佼者。他曾數度應美國一些大學之邀，參與「神存在與否」的大型辯論，聽眾達數千人。當年費魯的言辭十分激烈，他自

信滿滿地說：「我知道沒有神。」「相信神的體系充滿矛盾，就像說『未婚的丈夫』或『圓的方塊』。」「我認為宇宙沒有起點，也不會有終點。為此而辯論，毫無意義。」「我相信生物是由無生物經過一段無法估計的長時期進化而來。」

2004年5月，費魯出席在紐約大學的辯論。一開始，他便當眾宣佈，他現在接受神的存在，令在場的人大吃一驚。2007年，費魯出版《有一位神》



（*There Is A God*），說明他轉變的過程與理由，副標題為「全世界最著名的無神論者改變立場之路」。此書讓無神論陣營大為尷尬，令基督徒感到振奮，對誠實的追尋者則成了指南針。

1. 基督教的背景

1923年，費魯出生於倫敦，父親為衛理公會的知名牧師。他不但在虔誠的家庭裡長大，中學也就讀於由約翰衛斯理為傳道人子女創辦的學校。

剛進中學時，他覺得自己是基督徒，但對宗教的興趣遠不如政治、歷史、科學。他感到上教堂、作禱告，只是可厭的宗教儀式，也從來沒有想和上帝溝通的意願。

早期導致費魯轉向無神論的問題之一，是「罪惡（evil）」。二戰之前，父親帶著母親和身為獨子的他去旅遊，到過德國、法國。他清楚記得一些小鎮上的標語：「不歡迎猶太人」，並目睹上萬軍人遊行。這些畫面讓他震驚。當時他直以為，罪惡的問題與全能全愛的神是矛盾的；而且「自由意志」的辯護不足以為造物主開脫責任。

十五歲生日時，他否定了宇宙是由全善全能之神所造。等到中學畢業時，他已毫無信仰可言。

2. 蘇格拉底原則：跟著論證走

費魯於1942年春季進入牛津大學。當時二戰正進行中，十八歲的他被徵召加入空軍，擔任攔截情報翻譯的工作。1946年，他回到牛津，全時間讀書；1947年畢業時得到榮譽獎，讓他決定進一步攻讀哲學。

在牛津期間（1946-1950），他經常參加「蘇格拉底學社」（Socratic Club），有神論者與無神論者每週一晚上在這裡碰頭，互相辯論，場場熱烈。當時的會長是護教大師魯益師（C. S. Lewis, 1942-1954任會長）。

這個學社推崇蘇格拉底的名言：「跟著論證走，無論到何處（Follow the argument wherever it leads）」。因這原則，面對面的辯論成為探討真理的必要作法。費魯一生服膺這個原則，且認為這是他為學最基本的範式（paradigm）。

費魯認為，哲學是可能有進步的。哲學的思辨可以看出推理的本質，區分論證的有效與否，前提和結論是否真確。只要理由更好、效果更大，就是進步。

由於誠實面對證據，費魯一生的思想並非一成不變。他曾是馬克思的追隨者，現在則力主自由市場；他一度堅持人的抉擇完全由身體因素掌控，後

1980年代，費魯聽到大爆炸理論，當時他就認為，該理論會造成很大的不同。倘若宇宙有起點，去追問這起點是怎麼發生的，就完全合理。When Flew heard about the "Big Bang Theory" in the 1980s, he knew it w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If the universe has a beginning, it would be legitimate to ask how it happened.

來也改觀了。最後，因著這個原則，讓他離開無神論的立場，作出「有神」的結論。

3. 讓無神論更上一層樓

1950年暑期，在離開牛津之前，費魯在蘇格拉底學社宣讀「神學與證偽」(Theology and Falsification)，那是他在該社唯一的論文發表，未料竟風靡了哲學界近半個世紀，並且成了無神論的旗艦文章。

費魯寫該文的用意，是想刺激邏輯實證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在該文中，他提出「宗教宣告怎樣才算有意義」的問題。這思路為攻擊有神論開闢了新的境界。

該文的核心問題為：神學用語既被無數的說明包圍，是否會造成它們因成千的說明而死？如果一個宣告面對的矛盾現象愈來愈多，必須不斷以附加說明來化解，那麼，該宣告的真實性就讓人懷疑。舉例而言，對於「神愛世人」之說，世上層出不窮的痛苦與苦難顯然成了難題。雖然可以藉附加說明來調節，但何不乾脆下結論說，神不愛我們？

1966年，費魯寫了《神與哲學》(*God and Philosophy*, 1984改名《神：批判式探討》*God: A Critical Enquiry*, 2005再版)，該書為無神論提出系統的論證。費魯主張，「神」之概念的一致性、可應用性、及合法性(*legitimacy*)都必須受到檢驗。他辯稱，從設計、宇宙、道德來論證神的存在，乃是無效的；他也陳明，宗教經驗無法引涉有神。

該書最有力的一章是「始自始初」(*Beginning from the Beginning*)，其中提到，談及「神」，必須回答三個問題：「『神』如何才能辨識」、「以『非物質的(*incorporeal*)』等說法描述神，有何優缺點」、「對神本性的定義與無法否認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當如何解釋(如，『宇宙有缺失』如何可與『全能神的存在』相協調)」。

1976年，費魯出版《無神論的假定》(*The Presumption of Atheism*, 美國版*God, Freedom and Immortality*)，提出「討論神的存在，應以無神論作為假定來出發，證明的責任應該落在有神論者身上。」費魯所謂的「假定」，是指一種程序原則，挑出需要提出證明的一方，就像英國法律中「無罪的假定」之作法。

費魯為無神論的辯論，以《無神論的假定》為高峰。之後，他比較關注社會哲學。但是不少有神論者不斷向他挑戰，他經常需要回應。

4. 面對近代科學證據

近代科學的研究，對費魯的轉向影響最大。1980年代，費魯聽到大爆炸理論時，就認為，該理論會造成很大的不同。倘若宇宙有起點，去追問這起點是怎麼發生的，就完全合理，且無可避免。

一些無神論者提出「多重宇宙」的猜測，費魯以為那是絕望中想出的辦法。倘若現存的這一個宇宙都需要解釋，多重宇宙就需要更大的解釋。他比喻說，這就像老師不相信男孩的作業被狗吃了，男孩就提出第二個說法：是一群狗——多得無法計數——把作業吃了。

近代科學有三方面指向神。第一，自然界遵定律運作；第二，生命雖來自物質，其結構卻出於設計、其生存又有目的導向；第三，自然界本身的存在需要解釋。

自然律具數學的精準性、全球的普及性。曾獲「坦普利登獎(*Templeton Prize*)」的科學家戴維斯(*Paul Davies*)寫道：「科學建立的基礎，是宇宙各方面都是有理性、合邏輯的。無神論主張定律的存在是無理的，宇宙是荒謬的。作為科學家，我很難接受。」

現今費魯認為，對「神存在」最佳的論證是「設計論」。近代科學對自然律的揭示，及DNA等生命與繁殖的瞭解，讓費魯不得不承認，宇宙是由愛因斯坦所謂的「至高心智」所設計的。至於無生源說(*abiogenesis*)，他指出，現今物理學對宇宙年齡的看法，時間上太短，不容許無生源說的理論實現。

如今許多科學家認為，自然律的設定，就是要讓宇宙來迎接生命的出現，並維繫生命。這即是所謂「適人原則」(*anthropic principle*, 另譯：人擇原理)。而面對精調的宇宙，最佳的解釋便是神有意的設計。生命起源的研究提出了嚴肅的哲學挑戰：一個沒有心智的物質宇宙，怎麼會產生本身有目標、能自我複製、有化學密碼的生靈？

神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之外，根據科學的特殊相對論(*theory of special relativity*)來看，是可能的。因此，「神是無所不在的靈」，這定義也是合理的。

5. 向無神論者挑戰

費魯在書中舉了一個比喻，講無神論者的缺失：一個衛星電話漂到原始土著居住的小島，居民發現按鈕有聲音，其中的聰明人(科學家)複製後，也能發出聲音。他們下結論：這聲音是存於機器中。島上長老叫他們來，說，這聲音可能來自遠

(轉下頁)

掙錢、省錢、捐錢

——基督徒財富觀小議

曼德

對於基督徒，工作是為了賺錢嗎？賺錢與工作有什麼關係？基督徒企業家要不要盡力去擴大利潤、拓展市場呢？

其實，賺錢只是工作其次的目的與意義，工作的首要意義在於它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確證自己生命價值的方式，是一種與上帝溝通的方式。而工作的其次目的，才是賺取財富。

貪財的可怕

如果把金錢放在高於上帝的位置，那就是聖經上所說的“貪財”。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在工作中，為了錢不顧上帝的律法和心意、不擇手段、違反道德與法律；為了錢急於求成、尋求捷徑，用成功神學來欺騙自己，最終人品和財富兩空；為了錢勞碌奔忙、透支自己的身體健康、家庭關係；與神的關係，也因工作的忙碌而斷裂。他們必然會遭到神的斥責：“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路加福音12：20）

根據聖經，貪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1. 靠欺詐發財

用詭詐之舌，使用欺詐發財的，是一種典型的貪財。箴言21：6：“用詭詐之舌求財的，就是自



己取死，所得之財乃是吹來吹去的浮雲。”

我們不要去羨慕靠詭詐發家的有錢人，不要巴結貪污腐敗不可一世的高官，他們肯定有“自己取死”的一天。即使世俗的法庭沒有審判他們，最後也逃不過上帝的懲罰。見利忘義的結局是非常悲慘的。

2. 想急速發財

老是想著一夜暴富，就有貪財的傾向。箴言28：20，22：“誠實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

想急速發財必然導致踐踏社會規則，漠視公義、道德。美國的金融海嘯，追根究底就是人們不顧誠信，企圖不勞而獲，暴富的貪欲造成的。現在中國社會到處主張走捷徑致富，結果貪污腐敗橫行，假冒偽劣充斥，坑蒙拐騙防不勝防，笑貧不笑娼，甚至一些女學生願當三陪女、援交女，因為娼妓賺錢很輕鬆。如果一個人不靠誠實的工作來發財致富，而想急速發財，那麼必然會走向深淵。

3. 靠勞碌求富

箴言23：4：“不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聰明。”在勞碌的過程中，我們把上帝攔在一邊，這

（接上頁）

方，是一複雜溝通網絡的一部分，但聰明人大笑，不屑一顧。

無神論堅持一些說法：「我們不應該去探究怎麼會有世界；只要面對它存在的事實就好了。」「我們既不能接受生命有超越的來源，就只能相信那似乎不可能的事：生命是由物質偶然發生。」「物理定律只是『無律之律』，來自虛空——沒有討論的餘地。」

如今，費魯要向無神論者發一個直搗核心的問題：「對你們而言，有什麼理由，或有什麼能構成理由，讓你們願意去考量『有一超越心智存在』的

可能性？」

費魯的尋見神之旅，乃是理性的朝聖。他跟著論證走，而論證引導他接受一位自我存在、不改變、非物質、全能、全知的存在者。對他而言，罪惡與痛苦的存在還需要去面對。不過，就哲學而言，這個問題與神存在的問題是兩回事。

既然神是全能者，所以費魯對於「啓示」存著開放的態度。他回到前面衛星電話的比喻，講論自己說：「有一天或許我會聽見一個聲音說：『你現在聽得見我了嗎？』」（待續）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賺錢跟千萬人的幸福、福音的傳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Earning money is related to the well-being of many and the ministry of evangelism.

實際上也是一種貪財。不少人為賺錢忘乎所以，但身體搞垮了、家庭破裂了、名聲敗壞了。

本人有位堪稱才女的大學同窗原某，工作後不久就成為北京媒體界的名人，後來她得癌症去世了，才三十出頭，英年早逝，令人傷感。她工作極端勞碌，多年來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五個小時。醫生說她得癌症的直接原因，就是吃飯不準時，也沒有得到休息。遺憾這位才女最後累出晚期癌症，連同她所有的財富、名利、愛情都進入了墳墓。

一份針對中國2600名白領人士健康狀況進行的問卷調查，90%為20~40歲的辦公室一族，統計結果顯示：95%的被調查人士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亞健康”症狀，79%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激烈的就業競爭，使他們長期高强度、超負荷的勞心勞力，精神總是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

各種減壓的方法，如消除腦力疲勞法、職場減壓大法、減壓飲食療法等，固然能收一時之效，但最關鍵的是歸正自己的職業觀，讓神在工作中與你同在，只有如此，才能協調好自己的一切，否則只能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

清教徒的財富觀

英代爾副總裁、首席技術官（CTO）派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是卓越的職業人士，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18歲就到英代爾工作，32歲成為副總裁。在自傳《平衡的智慧》一書中，他寫道：“我非常羨慕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年）的一生。他對財務問題做了三點總結，如果算不上令人吃驚，也是非常發人深思的。那就是：盡力掙錢、盡力省錢、盡力捐錢（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說這話的是18世紀著名佈道家約翰·衛斯理。他本人終身踐履這句格言。他計算自己的日常開支是每月20英鎊，雖然他的薪資從50英鎊增到100英鎊，最多時達到1000英鎊，但他一生每個月只留給自己20英鎊。

宗教改革時期，人們樹立了積極財富觀。加爾文認為：“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而工商業等職業活動是我們在其中修道的方式。財富是一種考驗，考驗人能不能擁有財富而不改心中對生命信仰的堅守和順服；考驗人能不能在動機、賺取與使用上，將財富轉化為高尚和具有永恆價值的事物。

掙錢是天職

上帝是財富的主人，我們是財富的管家。

哥林多前書4：1說：“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是把每一分錢的最大價值發揮出來。

在馬太福音25章中，主人要遠去，把財富留給三個僕人。這則經文用比喻的方式講按才受託的道理，還教導我們如何做財富的管家。具體可以分幾點來看：第一，我們都是財富的託管人。財富還是主人的，僕人只是託管人而已。第二，我們要對得起自己的任務，就必須使財富增值。第三，我們可以享受主人的快樂。基督徒沒必要天天過苦行僧的日子。第四，只要履行本份，獎賞都是一樣的。只要盡了自己的職責，一個普通工人和大企業家，在上帝眼裡都是平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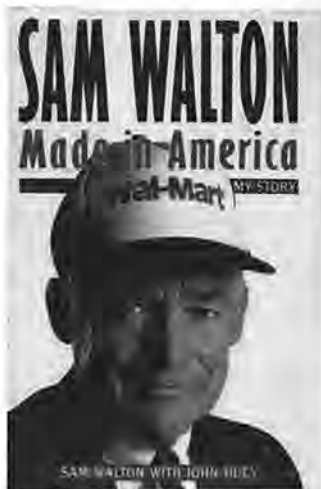
聖經也對追求利潤予以肯定。路加福音10：7：“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申命記25：4：“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它的嘴。”工人得工資是應該的，而資本家付出了經營管理的勞動，他們得利潤，本質上也是得工價。

為什麼賺錢是天職呢？首先，賺取財富是上帝的神聖使命，所以是“天職”。對企業家和商人來說，賺錢更是他們的天職。賺錢跟千萬人的幸福、福音的傳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清教徒神學家巴克斯特說：“倘若誰企圖依靠財產貪圖安逸，那麼上帝在今生今世就要懲罰他；自鳴得意地安享已經到手的財富，這幾乎無例外地標誌著道德上的墮落。”

其次，天職意味著在工作中一定要滲透上帝的公義、聖潔與慈愛。申命記15：4-5：“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沒有窮人的條件，就是遵循上帝的話，在賺取財富的過程中，履行上帝的旨意。

省錢與消費

盡力地掙錢後，作為基督徒更要盡力地省錢，克制內心的貪欲。美國沃爾瑪公司（Walmart）的高層管理人員都在倉庫裡辦公，沃爾瑪全球最高總裁整個辦公室不足16平米。沃爾瑪弘揚的宗旨就是“窮人開店窮人買”，把每一份利潤都用來照顧普通老百姓。當創始人山姆·沃爾頓（Sam Walton



基督徒工作與財富的關係，可以用這三句話來總結：盡力掙錢、盡力省錢、盡力捐錢。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s and wealth can be summarized as "Trying your best to earn, to save, and to donate."

）成為美國首富，公司在世界500強中排行第一時，一大批記者都去採訪，可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主角。這時有個老頭開輛舊貨車過來，告訴記者他就是山姆。後來沃爾頓被美國總統老布希授予難得的美國精神勳章。

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這麼評述資本主義：“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典型的清教徒資本主義，就是一方面盡力地掙錢，另一方面不斷地克制自己的欲望，盡力地省錢；如此使得財富越來越多，最後才發展出資本主義。我們可以列出這樣一個方程式：資本主義精神=禁欲主義+以賺取財富為天職。這個公式道出了資本主義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馬太福音中的三個僕人中，主人叫前面兩個僕人進來“享受主人的快樂”，這種快樂是聖潔的、蒙神喜悅的。消費也是天職。

美國開國元勳佛蘭克林在他著名的自傳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佛蘭克林從英國坐船回美國，在船上遇到兩個漂亮的姑娘，他和這兩個美女聊得非常開心。下船的時候，美女們邀請他一塊到她們的住所去“玩一玩”。佛蘭克林美滋滋地要同去。但老船長說，這兩個女的是壞人，去了會倒楣。佛蘭克林礙於面子，只得作罷。這時候，很多乘客反應被盜，後來員警在這兩個女人的住處找到了贓物。佛蘭克林非常震驚，這樣漂亮的美女，沒想到卻擁有妓女和小偷的雙重身份。他把這事情記在日記裡，感歎這次旅行就像船經過暗礁一樣危險。

捐錢與積財在天

捐錢是件痛苦的事。馬太福音19：21-22：“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事，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

然而，“積財寶在天上”才能承受永生。“天”在這裡是指帶來永恆意義的事物，更進一步說，就是用財富表達對他人和人類社會無私的愛，用財富擔當社會責任，把財富回饋給社會。對共同體成員做出財富的無私奉獻，實際上是積財寶在天上的舉動。

馬太福音6：21：“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當我們把財寶捐給天國的屬靈事

業，捐給福音事工，捐給社會的時候，我們的心就在上帝那裡，於是上帝的恩典、慈愛和祝福就能更暢通地臨到我們身上。

美國的公共、福利、慈善事業為什麼發展這麼快？因為有奉獻捐助的傳統。美國在清教徒時代，人們紛紛捐出錢，用來創建教堂、神學院、消防隊、大學、圖書館、公益媒體、孤兒院、養老院等等公共福利產品，這些捐獻極大地推動了地方乃至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當美國需要獨立建國時，富有的信徒主動地捐獻財物給獨立事業，扶持社會公義，扶助政治家、軍事家完成正義事業。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發現，美國基督徒團結、有熱心、互相捐獻。他後來寫了名著《論美國的民主》，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如果公路上發生了一起車禍，每個人都搶著去幫助傷患；如果某個大災難突然降臨某個家庭，上千素昧平生的人會立刻打開自己的錢袋，小筆但多不勝數的捐款會源源流過來，為他們排憂解難。”

據一項統計，1998年美國教會信徒捐款達到240多億美元。北美目前有750家新教慈善機構，每年接受並分發20億美元。美國至少有500家救助機構，靠慈善捐助運行工作。1998年美國人把60億美元的捐獻投入與教堂有關的建設。在美國，財富排行榜和慈善排行榜幾乎一致，最有錢的人也就是捐錢最多的人。

中國大陸官方教會的聖經第一頁的出版說明，最底下有一行字：“自1987年起，承蒙聯合聖經公會捐贈聖經印刷紙張，在此一併致謝”。也就是說，中國基督徒現在用的大部分聖經的紙張，都是聯合聖經公會捐獻的，而聯合聖經公會是英美很多教會的一個聯合組織，英美基督徒有錢之後，不是把錢揮霍掉，而是捐給教會，買成紙，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國來印刷聖經，傳播神的道。

基督徒工作與財富的關係，可以用這三句話來總結：盡力掙錢、盡力省錢、盡力捐錢。盡力掙錢就是以財富增值為天職，為榮耀上帝而去掙錢，並且在掙錢中一定要聖潔，因為這是使命和職責；盡力省錢是節制禁欲的理性資本主義精神，是財富增值不斷擴大再生產的根本保證；盡力捐錢是確認財富本質，積財寶於天上，在財富上榮耀上帝，是實現信仰，在世間擔負責任的最好見證和事工。✚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本文選自他所著《榮耀職場—以工作為天職》一書，美國福音證主出版社2010年版

歷史的意義

周小安

受過啓蒙運動洗禮的現代人，一般都接受某種“進步的歷史觀”，相信歷史是進步的。這種觀點主要的理論有二，第一是孔德的“三階段論”，認為歷史的進展可分“宗教神學”、“哲學形上學”和“科學技術”三個階段。第二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將歷史分為五個時期：“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時期，而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和最後時期。

二十世紀以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爾後社會主義的實踐普遍失敗，又出現生態危機，加上後現代哲學思潮流行，“進步的歷史觀”終於逐漸退潮了。波普教授（Karl R. Popper）《歷史決定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一書的出版，更給予這觀點致命的一擊。

波普教授揭開了歷史決定論偽科學的面紗。實際上，任何歷史，無論是人類還是生物的演變，整體上都是人所不能預測的，更談不上預定。人的認識能力僅限於對已經過去的歷史進行各種解說，並對未來發展的趨勢作局部、有限度的預測。

回顧之下不難發現，“進步的歷史觀”只是現代啓蒙運動的產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聖經歷史觀”的影響。更確切地說，是將聖經“上帝國度在地上的實現與完滿”的啓示，世俗化為“人類改造社會的事業”，而黑格爾和馬克思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追根究底，人類文化中出現過三種主要的歷史觀：循環論、復古論、和聖經的歷史觀。至於“進步的歷史觀”，其實只不過是聖經歷史觀的變種。

一、循環論：歷史沒有意義

古代無論東西方，最流行的歷史觀是循環論。

這觀點必然導致對歷史的輕視，因為迴圈不能賦予歷史任何意義。

循環論的來源主要是常識或日常經驗，或許與以農為主的社會相關。人們觀察到日出日落，月缺月圓，花開花落，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人的出生、成長、衰老、死亡代代相傳。正如中國一首古詩所云：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天體的運行似乎也有週期性，於是人們推測，宇宙也經歷著大循環，只是週期更長罷了。

迴圈的世界觀與古代的宗教關係密切（無論是多神論還是泛神論），至於誰是因、誰是果，則很難分辨。宗教告訴人，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自身在內，都是暫時的和迴圈的，所以毫無重要性可言。唯一重要的，就是那存在於此世界之外的境域。而人若要達到該境域，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徹底否定他周圍這迴圈多變的世界。如果無法作到，就註定要永無止境地死亡和再生中迴圈。

例如，印度教徒的進修必須經歷四個階段：

(1) 從師習業作學生；(2) 結婚成家，在家修習宗教儀式；(3) 離家進入松林，過沈思隱居的生活；(4) 擺脫世上萬事萬物的一切束縛，專謀最高靈魂的超脫。印度教徒相信，唯有藉著苦修和沈思，他的靈魂才能超脫出生、死亡和重生的漫長迴圈，進入涅槃（無限）。

轉世的觀念不僅出現在東方的宗教，早期有些西方哲學家也相信，靈魂會以不同的形式繼續存活。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圖以及普羅提諾（Plotinus）都相信靈魂是永恆的，無法摧毀。

的，無法摧毀。

柏拉圖教導：不死的靈魂會因某些罪受罰，而穿上另一個身體，好為他的罪受報十倍。因此，靈魂被迫離開理想的境界，進入物質的世界。他在一段對話中說到，天堂有兩道門；一道是為讓靈魂進入，另一道是為讓靈魂離開；而在一個新生開始以前，人必須經過遺忘河（the River of Forgetfulness）。靈魂是不死的、曾經轉世多次、見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KARL POPPER



如果宇宙、人生只是迴圈不已，那麼，歷史就沒有目的和意義可言。
If the universe and human life is just circulating ceaselessly, then history has neither purpose nor meaning.

過存在的萬事（不論是人世或陰間）、有一切知識，因為所有的追尋和學習都只不過是回想。柏拉圖也曾說，人可能投胎為動物。綜觀柏拉圖的轉世說，和印度教的教義相似之處十分驚人。

總之，宇宙的循環論和與之對應的靈魂輪迴說，不僅在古印度流行，在古希臘也很流行。而如果宇宙、人生只是迴圈不已，那麼，歷史就沒有目的和意義可言。

二、尊古論：歷史的意義在過去

中國古人也有迴圈的觀念，但循環論從來沒有成為主導思想；反而，中國人從古至今都注重歷史，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

早在孔子之前，中國就有豐富的史料記錄。王國維將歷史的“史”字，解釋為手持象徵記錄的器物。也就是說，“史”字的最初意義為記錄。例如，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殷商時代的記錄；換言之，中國最早的文字跟歷史記錄結下不解之緣。

專門作記錄的人，古代稱為史官。史官的職事，歸納起來有如下三類。第一類為擔任記錄：甲骨卜辭為主持占卜的史官所記；記錄是史官的主要任務。第二類為保管文書：記錄是由史官所為，所成的文書也由史官保管。第三類為整理文字。史官認識的字，必然會比常人更多，用字也較常人更熟。而史官會改變字體，使它們更方便於使用；或者增造新字，以供實際需要之用。¹

史官所記錄下來的材料，集結成書，就成為史書。自孔子作《春秋》的時代，到司馬遷作《史記》的時代，經歷春秋、戰國、秦、西漢（統稱為周漢之間），約八百年，有不少史書，而以《春秋》和《史記》為重要代表作。

史書除了記錄史料之外，一般都帶有作者一定的觀點和目的，反映出作者的歷史觀。例如，孔子作《春秋》，就懷有施行道德教訓、提出政治主張的目的。《孟子·滕文公下》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也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作《春秋》，開了資鑒論歷史觀的先河。“資鑒”就是提供借鏡、警戒的意思。以後中國各朝各代的史書，都帶有同樣的特色。宋朝司馬

光作《資治通鑒》，顧名思義，便是偏重資鑒之書。當司馬光完成《通鑒》一書之後，送給神宗皇帝過目，“神宗皇帝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其實司馬光的用意，也著重在資鑒。他解釋自己著書的目的說：“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音冒，盛大的意思）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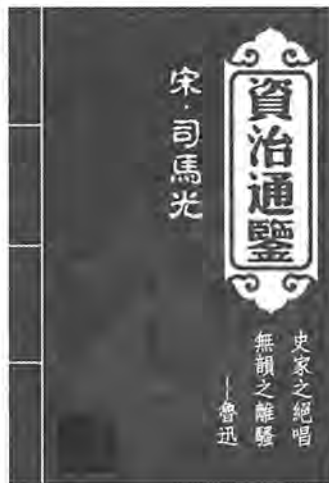
而資鑒論歷史觀的主流，就是尊古論，也就是以古人為借鏡、為榜樣、為參照。這是一種向後看的歷史觀。在中國人心目中，歷史是有目的和意義的，但歷史的目的和意義只有在過去、在古人那裏才能找到。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第一次最大的巨變和轉折發生在春秋戰國，那是“禮壞樂崩”的時代。在崩壞的情勢下，傳統的禮樂之道散失到士階層的手中。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成了儒家、墨家、和道家的創始人。

在諸子百家中，作為儒家鼻祖的孔子，與禮樂傳統的關係最密切，對歷史也最看重。他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根據朱熹的解釋，“述而不作”就是只傳舊而不創作。孔子畢生的重要事業之一，是整理古代禮樂文化的遺產，而他制定了“述而不作”的原則，並親身遵循。

孔子的尊古思想可以用“克己復禮”為例。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克己”，就是克制個人的私欲。“復禮”之“復”有兩義：一為踐行的意思（參“言可復也”《學而》）；二是“恢復”的意思。“復禮”的“禮”主要指“周禮”，即西周的社會行為規範、儀式的總稱，其內容包括：（1）制度，（2）儀文，（3）倫理、道德規範。一方面，孔子用“克己復禮”來定義“仁”；另一方面，他又以“仁”作為“禮”的內在根據：“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在此，孔子又對禮樂傳統有了突破。

與孔子相比，墨子更尊崇夏禹而非周公，更看重宗教而非政治和歷史。道家對文化採取否定的態



根據尊古論歷史觀，……歷史對於道德、政治、文學和學術都是有價值的，但卻不能承載人的終極關懷。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Honoring the Ancient, ... history would be valuable to morality,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cademia, but not able to bear the burden of ultimate concern.

度，視禮樂為人類倒退的結果，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原始部落社會（《老子》第八十章）。與孔子相比，老子更崇尚自然或無為而治，而不看重歷史。

根據尊古論歷史觀，歷史的借鏡、榜樣和參照只能在古代、古人那裏找到。這種歷史觀雖然承認歷史有意義，但只限於道德、政治、文學或學術的領域，卻不具有神學意義或終極意義。因此，根據這種歷史觀，歷史只有相對的意義，並不具絕對的意義。歷史對於道德、政治、文學和學術都是有價值的，但卻不能承載人的終極關懷，也不能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在。

這也許是儒家學派、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根本缺陷所在。所以，在孔子之後二千多年，中國雖有豐富的史料、史書和史學，卻缺乏歷史哲學。五四運動之後，知識精英的主流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在當時看來，這理論的唯物史觀（一種進步的歷史觀），比中國傳統的尊古論歷史觀更有吸引力。

三、聖經的歷史觀： 歷史是啓示和啓示媒介

神在以賽亞書中，對假神提出挑戰：

“耶和華對假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件，’雅各的君說：‘你們要聲明你們確實的理由。’可以聲明、指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說明先前是什麼事，好叫我們思索、得知事的結局，或者把將來的事指示我們。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你們或降福、或降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

“誰從起初指明這事，使我們知道呢？誰從先前說明，使我們說：‘他不錯’呢？誰也沒有指明，誰也沒有說明。誰也沒有聽見你們的話。”（以賽亞書41:21-23, 26）

是神，就能說明先前已發生的事，也能指示將來必發生何事。但除了耶和華以外，沒有任何宗教的神能做到這一點。

聖經的歷史觀有如下五個要點：

1. 宇宙和人類的起源

先前發生的事中，最重要的是：宇宙是怎樣產生的？人從何而來？在所有的宗教經典中，只有聖經清楚闡明了這些事。“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宇宙及萬物皆由神創造。這一偉大的宣告曾受到無神論者的辛辣嘲笑，他們認為宇宙是永恆的，無需被造。然而，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

是“大爆炸論”的確立，人們相信宇宙不是永恆的；宇宙不僅有開始，而且有一個超然的開始。越來越多的天文物理學家轉而相信聖經中有關創造的啓示。

聖經也明確記載，人是神所造的。“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世記1:26, 2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世記2:7）所以，人有神的形像、樣式，是有神的靈的受造物，與別的動物完全不同。

2. 耶和華現正作王

舊約時常提到上帝是正在執行王權的君王。“耶和華是正在統治的君王”，這個觀念跟“上帝與受造物的關係”，以及“上帝與以色列的關係”兩者是相連的。上帝對受造物的管轄，有時會以王權或統治的說法出現（參：詩篇93:1-2；47:1-2）。

上帝作為創造者，祂的王權遍及萬物，且是永恆的。因此，祂可以合理地向地上所有君王和神祇宣稱，主權在祂手中。在神宇宙性的統治中，以色列則是一個獨特的神權國家，她與上帝立約，承認耶和華為她唯一真正的君王（以賽亞書33:22；43:15；撒母耳記上8:7）。

上帝統治所有受造之物，並且統治以色列民，這兩個向度可以這樣連繫起來：從合法權利而言，上帝統治天地萬物；但事實上，在世人當中，上帝的王權只掌管那些願意被祂統治的人。而在舊約時代，以色列就是那試圖按上帝的王權統治來模塑自己生命的群體。

3. 線性的歷史觀

聖經的歷史觀與上帝的王權相應，看歷史為線性的，由一連串有意義的事件貫穿起來，最後必然實現神對人類和世界的計畫。因此，歷史不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地，歷史正朝著某個目的走，朝向那可知的結局。那在開始已經知道結局的神，對人類的行動和宇宙的進程瞭若指掌，並且正以其絕對的主權在指導控制。

聖經的作者在人類歷史中挑出幾個轉捩點加以陳述，呈現有神論者對人在時間之中的理解。這些轉捩點包括：創造、墮落、和神對希伯來人的啓示——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到迦南地、以色列人

歷史不單記下了神介入及關懷人類的事件，也具體呈現了神的神聖計畫。
History not only recorded how God intervened in human affairs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Divine Plan in a concrete way.

出埃及、頒佈律法、和衆先知的見證等。

4. 神將來必彰顯祂的王權

儘管耶和華現正作王，舊約的作者們辨識到世上一切仍是不妥當。大多數國族不承認耶和華的統治，以色列常常叛逆耶和華，受造的世界有時好像不受控制：水災、饑荒、死亡和疾病似乎不服從上帝的完全統治。因此人們開始盼望，將來某日上帝會親臨地上，圓滿地建立統治，並向所有拒絕祂的人展示其統治膀臂（參：以賽亞書24:23；40:9-10）。

因此舊約作者認為，在末後的時代，當耶和華的主權顯現，被普世承認，公正和公義得勝，和平與公正在全世界得以建立的時候，歷史的目標便達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舊約先知的盼望明顯是現世的盼望。以色列不是盼望天上的家鄉，而是盼望有朝一日“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巴谷書2:14）。那時，上帝的榮光將在世上顯現出來。



5. 新約的末世觀

我們必須在上述末世論的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新約的啓示。早期的基督徒非常瞭解這種從末世的角度來看人生的方式。對他們來說，耶穌的來臨、他的死亡和復活、以及他賜下聖靈的事件，都與他們期望末世的來臨有關。

拿破崙曾經說過：“基督存在的本質是奧秘的，我並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滿足人心。拒絕他，世界就成了一個費解的謎；相信他，人類的歷史就可以找到圓滿的答案。”² 著名的史學家來德里（Kenneth S. Latourette）在《美國史評》（*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雜誌上著文論道：“一代又一代地過去，由我們所收集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耶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他實在是

地球上所活過最重要的一位人物，他所造成的影響仍在與日俱增。”³

耶穌來了，並且宣告神國即將隨著他的事奉來臨（如，馬可福音1:14-15；路加福音17:20-21）。他趕鬼、行神蹟，並大方地接納被社會離棄的人和罪人。這一切都是末世已經開始的徵兆（路加福音11:20；馬太福音11:2-6；路加福音14:21；15:1-2）。人人都在觀望，他真的會帶來極其輝煌的彌賽亞時代嗎？豈料他卻忽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而，這件事有一個榮耀的結局。他第三天從死裏復活，並向許多跟從他的人顯現。四十天之後，他回到父那裏，接著將所應許的聖靈賜下來。

不過，對於早期的教會和我們而言，這就產生了一些問題。耶穌宣告，神國已經隨著他自己臨到這個世界，而聖靈滿有能力的降臨，並施行神蹟奇事，都證明新約的時代已經開始。然而，今世的結束顯然尚未發生，這應當怎樣去瞭解？

初期的基督徒很早就明白，耶穌並沒有帶來“最終”的結束，而是帶來結束的“開始”（參，彼得在使徒行傳第三章的講道）。他們曉得，隨著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以及聖靈的降臨，未來的恩惠和好處已經臨到了。所以，就某種意義來說，今世的結束已經開始；但就另一種意義來說，今世的結束尚未完全實現。因此，現今是一種末世已經開始（already），但尚未完成（not yet）的狀態。

這種“緊張的狀態”成了解釋新約許多部分的關鍵。由於神國（神統治的時代）已經隨著耶穌的來臨而開始，所以我們蒙召活在神國裏，意即要在耶穌的主權之下生活。我們白白地得到神的接納和赦免，並且要在自身的時代裏，活出討神喜悅的生活。

綜論之，從舊約來看，歷史是啓示的重要仲介，神透過歷史（特別是猶太民族的歷史）來啓示祂自己。從新約來看，歷史不僅是啓示的仲介，也是啓示的一種形式，因基督事件的整個過程就是啓示。所以，可以說歷史不單記下了神介入及關懷人類的事件，也具體呈現了神的神聖計畫。



作者為物理學博士，現在溫哥華牧會

註：1. 參：周毅城著，“中國史學史提綱”、“歷史完形論”（原載《周毅城史學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參：《周毅城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頁263-341。2. 轉引自：麥道衛著、韓偉等譯：《鐵證待判》，（新加坡學園傳道會，1996年版），頁188。3. 同上，頁186。

音樂——上帝最美的預備和賞賜

蔡正驊

中國古代史中記載了一些人類祖師爺們的生活，包括教人蓋房子居住的「有巢氏」、教人耕種糧食的「神農氏」、教人打獵捕魚的「伏羲氏」、教人用火的「燧人氏」等。在聖經創世記第四章中，也記載了從該隱、以諾到拉麥、土八該隱，七代以來成家立業的過程，提到亞當的第八代孫子雅八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雅八同父異母的兄弟土八該隱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祖師」，而雅八的親兄弟猶八則是「一切彈琴吹蕭之人的祖師」。

創世記第四章中記載，當亞當、夏娃因為犯罪被逐出伊甸園後，正努力的去弄明白什麼是「汗流滿面才能糊口」的日子，卻又發生了哥哥該隱殺弟弟亞伯以致逃亡的人倫大悲劇。在該隱的苦苦哀求之下，上帝允諾不殺他，還憐憫他，賜給他伊甸園以東之地，使該隱能娶妻生子建立家庭。然後我們看到，那位慈愛的神不僅為人預備了各樣基本生活的需要，還透過猶八這個人，賜下了一個最奇妙的預備——「音樂」。

從全世界各個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演進中，幾乎都可以觀察到一個共通的現象：就是在生活上比較

富裕安定的時代，文化和藝術也必然會有比較完整或突出的發展與成就。可是在創世記第四章，我們看到，亞當的後裔才不過第八代的那個時期，人類恐怕還在苦苦的掙扎，努力的嘗試在長滿荊棘和蒺藜的土地上（創世記3：18）生存下來，從零開始學會如何「住帳棚、牧養牲畜」、「打造各樣銅鐵利器」，來滿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同時雅八、猶八、土八該隱這幾位人類文明祖師爺的父親拉麥，向他的妻子們說：「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害我；我把他害了」（創世記4：22）由此可見，在那個時代，拉麥的家族除還必須面對許多其他族群不斷的挑釁，甚至是戰爭。在那樣的時代，誰還有閒情逸緻的來玩音樂、來「彈琴吹蕭」啊？

可是，就在這樣一個需要與大自然爭土地、與敵人爭生存的環境中，神居然還為他們預備了一位「一切彈琴吹蕭之人的祖師」猶八。是的！「音樂」正是神親自為眷顧祂的百姓所預備最特別、最美麗的一項禮物。而且音樂不僅僅只是讓他們在艱苦困難的生活中能享受一些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這是神為他們將來能用來敬拜讚美創造之神的一項重要工具。

因此，在猶太人的歷史中，無論是富足、安定還是戰亂、流離失所，「音樂」一直是他們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許多研究音樂史的學者都同意：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富有音樂天賦的一個民族。

如今，透過基督徒在敬拜讚美上的努力實踐，再加上遵循「往普天下去傳福音」大使命的宣揚過程，使得音樂成為西方文化藝術中燦爛花朵，最為全人類所愛、甚至成為人類共通語言的一項寶貴資產。

東、西音樂藝術的比較

從古至今，所有的人類文化藝術，東、西方都有許許多多可以相提並論的成就。可是當我們將東、西方在「音樂藝術」上的分量和成就做比較，就會發現，在東方文化中，音樂似乎是一個比較缺乏實質傳承和發展的環節。而在西方文化中，近一千五百多年來，音樂藝術的發展與成就，無論是從



Nicolas Poussin (法國)
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

音樂從原本用來「敬天、愛民」的一種神聖觀念和行為，逐漸淪為用來愉悅帝王、歌功頌德的一種工具。
Music gradually degenerated from a holy concept and behavior for reverencing Heaven and nurturing people to a media for pleasing emperors and flattering superiors.

最基礎的記譜法、和聲對位的理論、作曲技巧、各種管、絃、鍵盤以及打擊樂器的研究發展、許多不同音樂的形式及作品、到各個不同時代偉大的作曲家，對整個人類的文明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到今天，幾乎所有人都同意：「音樂是一種國際共通的語言」。

單就作曲家來說，現代多數人幾乎都可以隨口說出巴哈、韓德爾、貝多芬、莫札特、海頓、蕭邦、舒曼、舒伯特、威爾第、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等數十位西方歷代偉大的音樂家，可是卻往往說不出一、二位有代表性的中國作曲家。而這些作曲家的絕世精作更是數算不完，光是貝多芬的九大交響樂曲部，就已經是後世無比珍貴的財產，而這九大交響樂曲只是貝多芬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其他包括鋼琴奏鳴曲、各種樂器的演奏曲、重奏曲、協奏曲、歌劇、神劇、藝術歌曲……幾乎不可勝數。

再從樂器來比較。西方樂器的種類、音響、音色與技巧的發揮能力，都明顯優於傳統的東方樂器。單就西方樂器中的小提琴與中國的胡琴來說，或許在音響、音色上各有特色，但是小提琴有四條絃，基本音域可達四個八度以上，胡琴則只有二條絃，基本音域只有二個八度。而在演奏技巧來說，小提琴因弓和絃分離，有較大的空間來發揮，比起胡琴的絃被固定在二條絃之間，技巧上受到了許多限制。而樂器的功能會直接影響作曲家技巧的發揮與作曲想像力。

中國人在二百年前可能在產業科技發展上落後了西方世界，但在文化藝術上，我們一向以文明的領導者自居，為何獨獨在音樂藝術上，我們似乎提不出什麼可以與西方相提並論的成就呢？

東方音樂的發展

其實，音樂並非歐洲各個民族獨享的文化遺產。中國早自黃帝就訂定音律：「黃帝命伶倫採竹崑崙，鑄鐘以和五音」《呂氏春秋》（主前2700年）；周文王（周公）「制禮作樂」（主前1058年），他當時對宇宙的認知、對音樂中的理性、對人論、情緒、政治秩序的安排等，都有相當的見地，這些思想觀念和做法，甚至早於猶太民族最偉大的音樂家大衛王在聖殿設立的音樂服事制度（主前1025年）。史書上也記載，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曾「刪詩書、訂禮樂」，更提出了「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的重要思想和理論。

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歷史中，音樂藝術一直頗受重視，尤其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時代。我們的老祖先對音樂的認識和功能令人驚訝，在《呂氏春秋》上記載說：「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這無疑是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按時序用音樂來敬拜上帝，施行政事。

而喜歡音樂、重視音樂、懂得音樂甚至精於音樂的帝王，比比皆是。例如：秦始皇（主前227年）曾命人修韶、擊鼓、均琴、瑟、管；漢高祖劉邦也曾「自作大風之歌，命沛中一百二十人習而歌之」；隋煬帝「設樂教坊，集容樂工三萬餘人」；唐太宗時代命人「修訂雅樂，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而唐玄宗（主後714年）更是不得了的音樂家，史書上曾經記載：「玄宗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教太常樂工三百人為絲竹之樂，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宋、元、明、清也都不乏通曉或重視音律的皇帝。

中國文人傳統上必修「琴棋書畫」，即所謂君子四藝，而「琴藝」還被列為首要的基本修養！可是為什麼在近一千五百年世界藝術史上，東方文化在音樂方面的成就，會落後西方文化這麼多呢？

有人說，是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將一部記載著許多音樂藝術文化思想論述的精華《樂記》毀去，以後，音樂從原本用來「敬天、愛民」的一種神聖觀念和行為，逐漸淪為用來愉悅帝王、歌功頌德的一種工具。正因為音樂失去了原本應該有的神聖性質，在後來的朝代中，一般文人雅士也就逐漸把音樂當成只是一門修身養性的學問而已；民間甚至只把音樂當作茶餘飯後的娛樂工具罷了。

西方音樂的發展

反觀西方的音樂藝術，最重要的傳承基礎，基本上始於基督教的文化 and 思想。

主前一千年左右，大衛王依照神的指示，在會幕中設立了二十四小時不停的音樂敬拜服事制度（參照歷代志上25章），同時規定，音樂服事的人員需要不斷的繼續接受訓練。

所羅門王建成耶路撒冷的聖殿後，將音樂敬拜的事工推向有史以來最高的層次與成就。祭司出聖所的時候，歌唱的利未人亞薩、希幔、耶杜頓，和他們的衆子、衆弟兄，都穿細麻布衣服，站在壇的東邊，敲鈸、鼓瑟、彈琴，還有一百二十個祭司

（轉下頁）

地震預言與地質板塊說

黃季一

作為地質學家，筆者一直想在聖經中尋找風聞中與地質板塊學說（Theory of Plate Tectonics）相關聯的經文，終於在撒迦利亞書最後一章找到了。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

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撒迦利亞書14:4-5）

以上這兩節經文，無疑是對「板塊學說」的科學見證。

板塊學說與地震

「板塊學說」是1960年代末期，哥倫比亞等大學地質科學家所發表的。經過四十多年，這學說不斷改進，已經為地質界接受，證實其為可靠的科學理論。

這學說主張，地表是由許多板塊組成（參圖1），包括歐亞板塊、阿拉伯板塊、非洲板塊等。各板塊的邊緣不斷相互壓擠運動，出現壓縮、張力、截斷力（剪力）等。

加州聖安德烈斷層（San Andreas Fault）就是著名的板塊邊緣，它位於太平洋板塊與北美板塊之間。聖安德烈斷層區始於加州的帝王谷（Imperial Valley）附近，北端的末了大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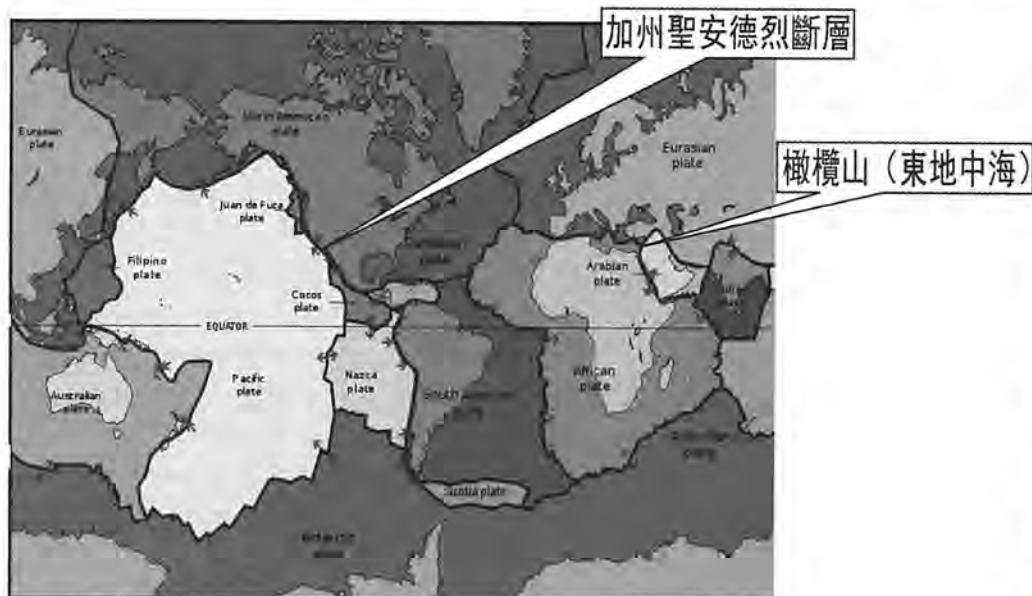


圖 1. 地表板塊圖

（接上頁）

吹號。吹號的、歌唱的都一齊發聲，聲合為一，讚美感謝耶和華說：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那時，殿中有雲充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歷代志下5:12-14）。

雖然在所羅門王之後，以色列的國勢因著歷代諸王的敬虔或叛逆而起伏不定，終至走向亡國的命運，但是「音樂是用來敬拜讚美神」的這個基本觀念，是所有基督徒確定而不變的認知與信念。因著教會所投入的力量，過去一千五百多年來，音樂藝術發展成西方文化藝術中的奇葩。

過去幾千年來，東方文化的音樂往往只成為娛樂或修身養性的工具，而在西方文化中，音樂卻有著極其神聖的「敬拜與讚美」之基本任務和功能，因而造成音樂藝術在東西方產生極大的落差。從這個角度來看，音樂真是神給所有信祂的人所預備的最美的禮物。



作者畢業於義大利米蘭國立音樂學院，為知名演唱家，曾在台灣和美國大學任教，現為自由音樂傳道，於各地擔任教會音樂培訓事工

聖經中的撒迦利亞書寫於2500年前，而它所描述的，則是相當準確的地質與地理現象。 The Book of Zechariah in the Bible was written 2500 years ago. However, the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it described were pretty accurate.



加州聖安德烈斷層

在舊金山以北。在帝王谷一帶，有一連串的狹谷、窪地、和湖泊。加州許多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和這個太平洋與北美板塊的斷層帶，直接或間接都有關係。

再來看東地中海的狀況。阿爾卑斯山座落在歐亞板塊的邊緣，東邊與阿拉伯板塊，南邊與非洲板塊相

接。壓縮力使得阿爾卑斯成為極高的山。再往東南邊，便是橄欖山，位於耶路撒冷以東（圖2），這座山也位於板塊邊緣，而這個地方的板塊運動是以張力和剪力表現出來。科學家認為，這些板塊的運動已經進行了幾千萬年。地塹（rift valley）與走向斷層帶（strike-slip fault），在東地中海和南加州這些板塊交接之處十分常見。



圖 2. 顯示橄欖山為板塊邊緣

橄欖山地震的預言

1980年代，筆者開始研讀聖經，並且想要找出風聞中與板塊學說相關的記載。而撒迦利亞書最後一章的這兩節經文，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段聖經說，「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這主要是描述，將有一個斷裂帶——狹谷出現，其中有走向斷層帶，還有地塹。橄欖山靠近該狹谷，這個狹谷始於西乃半島東北角的亞喀巴

灣，穿過死海、加利利海等，是窪地。這個斷裂帶的東南方正好是阿拉伯板塊，西北方正好是歐亞板塊。

聖經所描述的這兩個板塊，已有很長的地質運動史，包括聖經的時代。而根據板塊論，以後還會出現驚人的運動——斷層與地震。

事實上，聖經所記載的這個狹谷，其地理狀況和加州著名的聖安德烈斷層十分相似，也有一連串的湖泊、窪地，就是張力和剪力出現的地帶。許多加州居民都知道，加州的斷層在歷史上曾出現或大或小的地震與地質運動，而未來也會繼續發生。

聖經中的撒迦利亞書寫於2500年前，而它所描述的，則是相當準確的地質與地理現象。一個有走向斷層帶還有地塹的狹谷會在那裡出現！而有關這方面的科學知識，人類則到最近（1970年以後）才得知。聖經不但告訴我們斷層會在哪裡，會出現在什麼地方（耶路撒冷以東，橄欖山），也說明了是哪一種地質運動（走向斷層帶與地塹，斷裂谷）。

這令人驚奇的事實，驗證聖經是出於神的默示，不可能是人隨意的杜撰。2500年以前，神就以「文字」的方式，預示板塊邊緣斷層的位置，以及它在橄欖山附近會怎樣運動。啓示聖經的神不單知道過去的狀況，也知道未來的事將怎樣發生。因此，神要撒迦利亞書的作者指教百姓當如何應對。而過去兩千四百多年，我們並不瞭解神在這段經文裡所講的究竟是什麼！

唯有神能如此預言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有人會說，科學家「發明」了某個學說。就這件事而言，科學家其實只是「重新發現」神原初的設計，甚至神早已把它寫下來，讓人可以知道。今後科學家在編「板塊學說」的參考資料裡面，實在應該把神也列進去，作為古代科學著作的作者之一！

神創造了板塊和其邊緣。幾千年前，神就寫下東地中海、靠近橄欖山的板塊邊緣發生過的事，以及將來還必會發生的事。我們可以說，只有神，唯有神，才能在撒迦利亞這卷古書中作出這樣的宣告。

願榮耀歸於神！



作者為賓州州立大學地球化學博士，曾至台大、丹佛、成都等各大學講課，現自創公司，為環保、地質顧問。

見證：通往真理之路

謝文郁

人在黑暗（即現成的信念體系）中，一定拒絕真理。在約翰福音看來，這一點是人類生存的事實。令人絕望的是，人離開了真理，就只能走向生存的反面，即死亡。約翰福音曾用“死在罪中”（8：24）來描述這一生存狀態。

施洗約翰的見證

於是，問題就尖銳化了：人和真理既絕然對立，兩者如何能夠發生關係？約翰福音在指出了“黑暗拒絕光”這一生存事實之後，馬上提到施洗約翰的見證者身份，這件事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有一個人從神那裡來，他的名字叫約翰。這個人來是為了做見證，是為光作見證，使眾人因他而相信。他不是那光，而是來見證那光。（約1：6-8，作者自譯）

“見證”（*μάρτυς*）是約翰福音的重要概念。作者在介紹施洗約翰時，是把他當作一個見證。以上三節經文，“見證”這個字一口氣出現了三次。

從作者的思路來看，如果人和真理之間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邏輯鴻溝，如果人在生存上是拒絕真理的，那麼，人和真理如何才能建立起聯繫呢？就人和真理之間的鴻溝而言，人無法通過自己的追求而達到真理；就人拒絕真理而言，即使真理來到人面前，人也不可能認出。於是，人和真理如何建立聯繫，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見證”乃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鑰匙。在約翰福音中，作者用如下幾種意義使用“見證”：施洗約翰的見證、耶穌的見證、天父的見證、門徒的見證。

“見證”是一個法律用詞。在法庭上，法官



Giovanni Bellini (義大利)
Baptism of Christ

和陪審團並不瞭解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能通過控訴者和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法庭需要證人出面作證。證人所提供的，便是“見證”。

一般來說，證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在場”和“誠實”。“在場”是指這個人目擊現場所發生的事情。“誠實”是指這個人沒有編造故事，而是一五一十地敘述當時所見所聞。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由於法官和陪審團事發時都不在現場，他們便無法知道證人是否在場；當一個人宣稱他目擊事件經過時，如果他們發現這人具有足夠的可信度，就只能接受他的見證；不過，如果他們發現

這人是騙子，那麼，他所講的就不能作為見證。可見，證人的可信度，是決定他的證詞可否作見證的關鍵點。

於是，問題為：我們如何能知道施洗約翰是可信的見證人？

可信度的問題

猶太傳統的特徵之一是彌賽亞盼望。但，誰是彌賽亞呢？如果有一個認得彌賽亞的人把他指出來，這個人所講關於彌賽亞的話就是見證。當然，這個人必須是德高望重、可以信賴的人物。施洗約翰說，他認出了耶穌就是基督，即猶太人一直盼望的救主彌賽亞，並向他的聽眾指出這一點。

約翰所言“耶穌是彌賽亞”，這一說法能否成為一個見證，關鍵點是施洗約翰這人的可信度。我們知道，施洗約翰在猶太人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因而他說的話是可信的。關於施洗約翰在當時的社

約翰福音引入“見證”來處理光和黑暗的絕對對立，是一種全新的思路。
The Gospel of John introduced the way of “witness” to deal with the opposition of Light and Darkness. It is a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會影響力，可參閱約翰福音10：40-42。當施洗約翰指出耶穌就是基督時，人們可以通過信賴他而去相信耶穌。這便是施洗約翰的見證。

我們注意到，通過見證來和真理建立聯繫，這樣的思路並不是古希臘哲學的思路。古希臘哲學一直強調，要通過自己的理性努力來認識真理。

要認識真理，首先必須假設真理是存在的；否則，整個認識活動就沒有目標。這是一個從“真理預設”開始，進而尋找達到真理的途徑，最後進入真理的過程。

然而，在“黑暗拒絕光”這一命題下，理性尋找真理之路進入了絕望。約翰福音提出通過“見證”和真理發生關係，卻是從信任開始的。見證人的可信度是認識的基本前提。在信任的基礎上，證人所提供的證詞乃是我們瞭解真相的唯一途徑。因此，途徑在我們的信任中就已經確定了。也就是說，他的見證就是我們的真理認識之路。

換個角度看，見證是一個啓示動作。它涉及兩種關係：見證者和被見證者的關係；見證者和聽眾之間的關係。首先，見證者必須真的見過被見證者。如果見證者沒有見過被見證者，那他所做的見證就是假見證。而且，對於這個被見證者，聽眾無法和它發生直接的關係。否則的話，聽眾可以自己去看，而不需要見證者的見證。

其次，見證者和聽眾之間還有一種信任的關係。因為聽眾除了接受見證者的見證以外，無法知道任何關於被見證者的事情，所以，對見證者的信任就是聽眾認識被見證者的途徑。在這裡，“信任”是我們認識被見證者的關鍵。只要見證者的可信度受到一點點的懷疑，他的見證就是無效的。

真理情結與盼望情結

這三節關於施洗約翰見證身份的經文，必須滿足如下兩個條件：其一，施洗約翰是可信賴的。如果人們不相信施洗約翰，那麼，他關於耶穌的所有評論都不是見證。充其量，這些評論不過是某人的意見而已。這是施洗約翰作為見證的特殊條件。其二，人們對真理有強烈的期望。如果沒有這種期望，那麼，無論施洗約翰如何講論有關耶穌的事，人們也不可能因此在耶穌身上看到真理。我們稱此為施洗約翰作為見證的背景條件。

當時的人因希臘哲學而培養了深刻的真理情結，又從猶太傳統中繼承了彌賽亞盼望情結，因此，當施洗約翰宣稱耶穌就是彌賽亞時，他的門徒

就把對約翰的信任轉移到耶穌身上，並且馬上跟隨了耶穌。

在此需要注意，“信任”這種情感是可以轉移的。比如，甲信任乙；當乙把甲介紹給丙時，甲就會因為信任乙而信任丙。這種情感轉移，使約翰的門徒能夠因信任他而毫無顧忌地去跟隨耶穌。

約翰福音引入“見證”來處理光和黑暗的絕對對立，是一種全新的思路。我們發現，作者對古希臘懷疑主義所揭示的人和真理隔離的困境，有深刻的體會。如果我們可以不需要真理而生存，那麼，我們把真理忘卻就是了。但是，希臘哲學的真理情結和猶太傳統的彌賽亞盼望，使人無法擺脫真理情結。對於一個擁有真理情結的人來說，和真理隔絕是一種絕望的境界。真理情結越重，絕望意識就越強烈。

在這種困境中，作者引入“見證”來建立人和真理之間的關係，不難感受到，這是具有深刻震撼力的思路。人可以因著相信施洗者約翰，進而相信耶穌是基督，進而進入真理。

如何進入這個思路呢？這便是約翰福音要展示的。

在見證中認識真理，要求認識者從“相信”出發。於是，“相信”成為認識的出發點。為了對這一新思路有較好的把握，我們需要分析“相信”這個詞。

恩典的認識論——通過相信

“相信”（πιστεύω）是約翰福音的主要概念之一。作者在這裡首次提到這個字，是和施洗約翰的見證連在一起的。前面談到，接受見證，必須先要信任證人。信任度越大，對見證的接受度也就越大。在此，我們必須相信施洗約翰是從神那裡來的，他有能力認識耶穌的彌賽亞身份。只有這樣，他的見證才有效。

施洗約翰被當時的猶太人奉為先知，因此，當時的聽眾對約翰的信任是不言而喻的。這裡指出，因著施洗約翰指證耶穌的彌賽亞身份，人們便將對他的信任轉到耶穌身上，相信耶穌是基督。

如果人們因信任施洗約翰進而信任耶穌，耶穌就會賜給他們能力，成為神的兒女。所謂“神的兒女”，就是認識神的人，也就是認識真理的人。這種在相信耶穌中所取得的能力，歸根到底，即是認識並得到真理的能力。“因相信耶穌而得真理”，是約翰福音的主題思想之一。

借助於“見證”這個概念，約翰福音明確指出，人們只要相信耶穌是基督，就能得到使自己成為神的兒女的能力。With the concept of “witness” the Gospel of John proclaimed explicitly that anyon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will become God’s child.

這種以相信為出發點的認識論是如何出現的呢？我們注意到，它不是古希臘哲學的思路，至少不是出自以柏拉圖為代表的理性認識論。

柏拉圖在《國家篇》批評那種盲目相信並接受名人的思想的做法，認為那是一種沒有主見、隨波逐流的意見（或信念）認識論。在他看來，真理只能在理性追求和判斷中得到。這種理性認識論強調理性的優先性。

就概念來看，理性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判斷的自主權，強調認識的主體性，即認識者自己說了算，而不是人云亦云。其二是判斷的邏輯一致性，強調思想和推論的前後一致性。

然而，我們在分析黑暗和光絕對對立的說法時已經指出：由於人和真理的隔離，當人行使判斷主權時就一定是拒絕真理的。換句話說，理性的判斷主體性決定了理性一定拒絕真理。這裡的推論並不複雜：人只能根據自己缺乏真理性的思想觀念進行判斷，因而當真理不符合他的思想觀念時，他只能判斷真理為非真理。因此，我們說，“因相信耶穌而得真理”這樣的思路，不可能出於古希臘哲學。

那麼，它是否出於猶太傳統呢？從一方面看，猶太傳統要求人們相信耶和華的拯救。約翰福音的“相信”一字，在這一點上和猶太傳統是相通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猶太傳統認為，由於人和神的隔離，人只能通過先知領受神的旨意。摩西律法是神通過摩西而賜給人的，因此，遵守摩西律法，是接受神的救恩的前提。然而，借助於“見證”這個概念，約翰福音明確指出，人們只要相信耶穌是基督，就能得到使自己成為神的兒女的能力。也就是說，得到救恩的前提不是遵守摩西律法，而是相信耶穌。顯然，在這個意義中使用“相信”一詞，約翰福音已經超越了猶太傳統。

這種見證真理之路，也就是從相信出發認識真理，我稱之為恩典真理論。這種認識論是約翰福音所獨有的。



作者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授，也在中國重點大學任教

好消息！

恩福信息系列DVD和CD減價

歡迎把握

DVD 現每片 5元（10片45元）

C D 現每片 2元（10片15元）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Mrs. Ms. Dr. Rev.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恩福雜誌第__期以後（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__本（建議奉獻12元）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__本（建議奉獻10元）

《恩福靈筵—羅馬書》__本（建議奉獻8元）

《恩福靈筵—啟示錄》__本（建議奉獻10元）

《宇宙本體探究》__本（建議奉獻15元）

《尋夢者》__本（建議奉獻13元）

《生命織錦圖》__本（建議奉獻10元）

《聖經遇見小故事》__本（建議奉獻10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一輯__本（建議奉獻8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四輯__本（建議奉獻8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五輯__本（建議奉獻8元）

《中西文化交流：回顧與展望》__本（建議奉獻25元）

《CD山上寶訓八福》__套（2片，建議奉獻10元）

信息系列：建議奉獻DVD5元（10片45元），CD2元（10片15元）

	DVD	CD
《無比尊貴的耶穌》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改變你人生的事件—基督的復活》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不要憂慮》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進入安息的神秘訣》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試煉—神賜福的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璀璨的新生》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上帝與美國》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突破自我的困境》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虛空與真實》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以愛相連繫的家—教會》	<input type="checkbox"/> 片	<input type="checkbox"/> 片

《任重道遠》__本（隨訂單贈送，請圈選）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268B,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文學不能承受之重

——《災變論》選讀

任不寐

《災變論》一書將中國歷史放置在聖經歷史之中，並在無神論信仰和災變歷史境遇的雙重架構中，重新闡釋中國文化的起源、變遷和轉軌方向。此書綜合了神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綜合分析範式，但它所解釋的問題更接近常識。全書以十字架神學為中心。本文摘錄自該書第五章。

文學與權力的衝突，沿著以下三個步驟，逐一陳列在中國文學史和個體生命史中：在朝、革命與流亡。而整個災變的大背景，提供了抒情素材和悲劇精神。

載道力不能逮

第一，在朝。

“載道文學”試圖進入政治並領導政治，但是，文學與權力衝突，最後被權力放逐。因為專制不能容忍這個介於公眾與朝廷之間的第三種力量。

而在現實中，以文學為載體的知識分子，不具有真正的治國能力；在政治領域承載了力所不能逮的擔子，於是更願意強調忠君感情，在詩意中安撫失業恐懼。

確有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放棄文學，發展政治學，調整知識分子結構。這一轉變到宋朝出現了。宋以前，「以詩賦取士」是文學和政治權力之間常見的關係，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項目之一，就是改革科舉，以經邦治國之才取士，經術取士取代詩賦取士。然而這場變革並不徹底。

陸遊的《示兒》一詩濃縮了古往今來的精神品質：「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由於離棄了神，死亡就成為終點，人生變得毫無意義。雖然萬事皆空，詩人卻仍對世界念念不忘，因世界成為唯一的家園。在這人生的終點，沒有對彼岸世界的仰望，沒有對死亡的反省，只有家事（家祭）國事（王師）天下事（中原）。《示兒》展示了誓死也要在朝的堅忍不拔——「在朝」成為克服死亡的世俗宗教。



革命偏於激進

第二，革命。

中國作家起初都希望成為權力的良心，熱衷改革。只是由於「求不得也」，才成為黑暗時代全民的良心。然而作家領導的革命，是激情的革命，很難建立理性秩序。作家承擔起革命家的責任，是文學最瘋狂的不能承受之重。

在西方，政治哲學成為變革的意識形態，文學基本上處於邊緣地位。經濟力量和教會的力量，使變革的激進主義受到約束。

文學抒情的自我膨脹機制，導致一種道德優越感和獨裁意志，因此文學領導政治永遠是激進主義的。不難理解，為甚麼中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新左派」思潮中，文學專業的人擔當了主角，而研究魯迅文學的人成了「新左派」的精神領袖。

俄羅斯文學是一杯熱酒，可惜史達林在這只酒杯中傾注了太多的鮮血；在二十世紀，這紅色的酒杯破碎了，它在倒下的瞬間，將歐洲染成「粉紅色」，將亞洲染成了豬肝色。俄羅斯文學懷有一種宗教情結，也懷有一種思想衝動，但中國文學完全是審美的，它自身就是宗教，就是思想。

中國式的鄉愁是對痛失樂園的哀哭。儘管國人可能在表面上無法認識到這一點。
The Chinese style of homesickness is actually the cry for a lost paradise. However, the Chinese may not realize it from the appearance.

流亡渴望重返

第三，流亡。

無論是在朝的困境，還是最終的合作失敗，都使中國文人滋生了特別發達的流亡意識。流亡心態是災民理性的情緒變態：精神把被迫流亡轉變為欣賞的對象，通過想像的主體性，克服怨恨和自卑，超越被權力和社會客體化的命運。

中國文學的流亡是偽流亡，因知識分子無論是出朝還是出世，都渴望重返權力中心。大致來說，這種偽流亡面向五個方向：

(1) 在野

文學「進」不能，則退返災變現場，進一步歌哭苦難，顯示自己與災民「同是天涯淪落人」，凸現朝廷的黑暗。他們生活於災民世界，永遠是「天下可憂非一事，書生無地效孤忠」（陸遊）。文學繁榮於苦難，「國家不幸詩人幸」。一種歷史宿命論，對命運無常的文學悲觀主義，使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區別開來。

「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這種悲情普遍存在於中國文學作品裡。文學的價值在於將災難對象化，在這過程中，人獲得了對災難的主體性。現實主義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流，其原因正在於此。

(2) 回歸大自然

中國文學「熱愛大自然」，但這種愛乃起源於對社會動亂的恨。「自然」成為把玩之物或詠志的媒介。中國文學「睹物思人」，「見物傷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馮延巳《鵲踏枝》），小花小草也能哀轉久絕的女兒態，乃是喪失了愛的對象、愛的能力和意願之後的自愛。

在無神論世界，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像花草樹木一樣脆弱堪折。沒有榮耀，沒有指望，所有的掙扎都徒勞無益。與大自然同病相憐是文化災民符合邏輯的移情。人的尊嚴還可能不如一棵樹和一隻展翅翱翔的鳥。更多比喻是灰暗的：「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世說新語·言語》）

久居幽情之中無法釋放內在的苦痛，於是文學推門遠行，希望能夠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心靈的安慰。然而遊歷「祖國的大好河山」，永遠是一場失望的遠行。遠方除了遙遠之外，一無所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遠行文學可以命名為「李白現象」。然而李白

在遠方看見了甚麼呢？「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他看見的首先是朝廷，然後是故鄉：「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豔歌行》）。「李白現象」的特點是虛假遠行，他渴望受到注意，每走一站都要發一份「電子郵件」給世界。「攀龍」是他真正的目的地。

中國的文學遠行似乎到了王國維和沈從文時代有所異動，其間賈寶玉出家也曾徹底打碎紅樓一夢。然而，佛教並沒有為賈寶玉的出走指明一個方向，出是出來了，卻不知道往哪裡去。

沈從文則把落腳點放在《邊城》裡。「邊城」不只是地理，同時是時間、文化概念。沈先生從鄉下跑到大城市，對上流社會的腐朽生活深惡痛絕，使他對故鄉的淳樸民風十分懷念。事實上，沈先生走向邊城，卻沒有發現真正的樂土。邊城是沈從文起初所建造的「人性的小廟」，然而最後，這「人性的小廟」並沒有建立起來，死亡和孤獨成為邊城真正的王。沈從文因為沒有找到答案而熱淚長流。

(3) 回家

並沒有多少中國心靈在遠方的盡頭聽見上面來的呼喊：「你在哪裡？」相反，回家成為不能回朝的唯一的文化替代。

家是災民社會最後的避難所。回家情結把中國文人塑造成孩童，把童年攜帶進一生。這種想家情緒很少在希臘文學中看見。首先，信徒相信家在天上，他們不過是這世界的過客；其次，秩序宇宙為心靈提供了安全感和信心；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家園，不必像孩子一樣動輒去找媽媽。

對宇宙的迷茫和對生存環境的不信任，導致災民對團體特別是家庭的情感依賴。中國人的故土之情是絕無僅有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是一種「大男人想家想哭了的文化」；「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國破家亡之哀歌，妻離子散之恐懼也。

從根本上說，中國人的鄉愁並非僅是針對故鄉，更是對起源之地的記憶。換言之，中國式的鄉愁是對痛失樂園的哀哭。儘管國人可能在表面上無法認識到這一點。無家之感，從初民時代便已經開始了。朱熹說：「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間，望極雲深不如歸，千仞網頭一振衣。」事實上，朱熹是「想起耶路撒冷就哭了」。

(4) 出世

首先是泛舟五湖的歸隱和修道入佛，其次是返回內心的性學理學心學。歸隱文化可定義為「陶淵

（轉下頁）

《蝸居》：唯物時代唯物人

石衡潭

本文為濃縮版，精采原文請上bf21.org看“恩福短評”欄目

《蝸居》問世以來，掀起衆多波瀾。贊者還是罵者似乎都承認：六六寫出了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在我看來，六六寫的是唯物的時代唯物的人。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提出：“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蝸居》也反映當前的三方面：壓力使女人失去純真，自私使男子失去責任，利益使社會失去秩序。

壓力使女人失去純真

一、海萍

郭海萍受過大學教育，應該比一般市民素質高，情趣美，可恰恰成為劇中最功利化、最物質化的代表，可見整個社會平庸化的程度。

郭海萍物質化的具像，就是要一套屬於自己的



房子。由於她執意要實現這個目標，她的生活就處於一種膠著狀態之中。

1. 以物質衡量一切

海萍本來是想攢錢買房，可在看到永遠趕不上漲價後，她毅然決定買房。她每天挖空心思籌錢。一段時間，她巴望通過彩票一夜致富。這也是許多中國人的夢想。投機，成為現時很多人的追求。

買彩票不能中獎，就只有靠省錢與借錢了。郭海萍因為一塊錢數落丈夫蘇淳，把他罵得狗血噴頭。當蘇淳擔心她上課太多會勞累生病時，她回答：“我一想到每一分鐘都有白花花的票子落進口袋，我就如有神助。”

海萍對妹妹的教導也完全是“唯物主義”的。她開導海藻什麼是愛情：“那都是一窮二白的窮光蛋的障眼術。……你愛這個女人，……一是拍上一摞票子，……二是奉上一幢房子。”

2. 靠比較產生幸福感

“唯物主義”的生活方式是緊張與匆忙，人們

(接上頁)

明現象」。這條道路起初是老莊開闢的，主張回歸自然，是人對「天」惹不起、躲得起的一種選擇。

莊子想像他逃離災禍時的情景是：「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震海，而不能驚。」這是典型的「哪管洪水滔天」之樂。道家的災民理性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而無為可能無不為。仔細分析陶淵明的田園詩，看不到他真誠的「悠悠見南山」、「載欣載奔」的歸隱之樂，卻發現來自靈魂的恐懼和「自絕於社會」的酸楚。

(5) 入酒入妓，裝瘋賣傻

「魏晉風骨」可視為一種民族精神。文化災民在「風骨」向權力裝鬼臉，並炫耀自己的鬼臉。不過「魏晉風骨」原初不過是衣著不整，刻意不講衛生等行為藝術而已。隨著佛教的引入，「酒肉穿腸過」的顛僧遁詞助長了中國文人的放蕩，理直氣壯地扮演「文化李逵」。所謂「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

仙」。「酒文化」是一種徹底的「醉鬼文化」，墮落成為炫耀才華和顯示清高的儀式，驚世駭俗。

「姦淫」成為文人炫耀身分的特權。杜牧《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可以想見，中國知識分子為甚麼是敵對基督教的主力，因為基督教關乎個人道德品質的教訓，是中國「魏晉風骨」諸生無法接受的。

這種墮落放蕩並非甚麼清高，而是來自精神的極度貧困。正如小丑獲取注意力唯一的憑藉，是糟蹋自己。裝瘋賣傻或喝酒犯罪還有一種免責功能，似乎因此可以逃避指責和懲罰。更深刻的理由則是：受到傷害而沒有任何釋放的管道，傷害自己就成為最後的開脫之途。

作者在加拿大牧會。《災變論——中國人的流離飄蕩與救贖》，2010年5月國際證主協會出版。

“唯物主義”生活方式不只是排斥意義思考，就是人品道德也不用正眼來看，寶貝當成渣滓。
The materialistic lifestyle naturally leads us to not only exclude reflections on meaning but also despise character and morality, thus treating treasures as trash.

沒時間去感受，也沒有功夫去思考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蘇淳說：“你要是沒有一套房子啊，你就會覺得被邊緣化了，你就忽然有一種恐懼感。”

“唯物主義”生活方式不只是排斥意義思考，就是人品道德也不用正眼來看，寶貝當成渣滓。

海萍靠什麼來產生幸福感呢？就是靠比較，她說：“人就是靠著這種‘比下有餘’才能有活下去的信念。”其實，把人分三六九等的應該是不成立的。人應該為自己擁有的而感恩，而不是以為別人有的我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有。

3. 沒有方向、目標、準繩

(1) 任妹妹滑向深淵

海萍的目標單純指向一套房子，失去了生命的方向與目標，也沒有了判斷是非的準繩。她在海藻與宋思明的情感問題上不能堅持原則，仗義直言，任妹妹隨波逐流，自生自滅。後來，母親的一記耳光也確實是她該受的。

(2) 把孩子當作藉口

促使海萍下定決心買房子的重要因素是孩子：“我能苦，可孩子不能苦啊！”可是“不能苦孩子”是錯誤的觀念。生活本來就是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經歷與苦難是成長的代價，是必由之路。其實，沒有成熟的自我，就沒有健全的孩子。為了孩子而苦待自己，是加給孩子負擔，決不是財富。

(3) 把責任推給丈夫

海萍也把生活不幸的責任全部推給丈夫，把自己的壞脾氣也歸咎於丈夫：“是這個男人讓我有做潑婦的能量。你只要是對貧賤夫妻，你就擺脫不了潑婦的命運！”

海萍雖然是一個現代知識女性，但骨子裡還是有傳統女性的依賴思想。實際上，男人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實現女性的一切想法與願望。其實，我們若愛一個人，卻不愛神，便會要求他完全無瑕。一旦得不到，就變得殘酷，要報復。我們的信賴若在人身上，結果必是對人失望。

二、海藻

海藻曾經純真，可經不起現實生活的沖刷。在最初幾個浪頭打過之後，就開始隨波逐流了。海藻沒有底線，只是跟著感覺走，也沒有明確的目標，最後自甘沉淪。她當然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但這種思想只不過是順從肉體的欲望，找一個合適的理由。關於快樂，她是這樣看：“人若真的低俗了，就會很快樂。人的肉體和精神，是可以分開的。”她說：“人情債，肉來償。”更是把肉體的邏輯發揮到極致。

她也有很强的虛榮心，宋思明提供的舒適和豪華正好滿足了她。海藻母親說得好：“我看她愛的不是宋本人，是宋光環照耀下，對她所求所欲無不點頭的一種暢快。”

海藻驚人之處還不在於自甘沉淪，而在於沉淪得理直氣壯。這確實是具有時代色彩的。只有這樣一個“唯物”的時代，才能

產生這樣“笑貧不笑娼”的氛圍與人物。

在此想對郭海藻們郭海萍們作如此奉勸：“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4：23）



自私使男人失去責任

一、小貝

小貝追求一種平庸的“唯物主義”幸福：“幸福就是筷頭上的肉絲。”他不太顧他人；做順手人情可以，真要付上代價，他是不願意也不會做的。如果他真心願意與一個女人過一輩子，他所接納的，應該包括她的家人。所以，他對海萍的需要不能袖手旁觀。如果他真的能夠援之以手，盡力相助，海藻是不會那麼輕易移情別向的。

小貝還有一個失誤：饒恕不能徹底。他雖然口頭上原諒了海藻，但在心底並沒有。他之所以沒有馬上離開海藻，是因還沒有來得及適應。等他適應了，就真的離開了。真正的饒恕應該給對方時間，並且真心去幫助對方開始一種新生活。

二、蘇淳

蘇淳是一個被物質壓垮的人。他老實勤懇，在單位埋頭苦幹，是傳統意義上的好男人。但在崇尚物質的時代，他卻成了“窩囊”的代名詞。

其實，問題的關鍵在於他沒有精神上的追求與大氣。他也認同了這個時代的潮流、原則，所以甘心忍受妻子的數落與責難。

人類的心靈不能滿足於蝸居狀態，應該與至高之處的神聖相通相聯。

The human heart cannot be satisfied with

“dwelling narrowly.” It should have connection and communion with the Divine in the highest.

三、宋思明

宋思明是運用物質達到目的的人。他有學問，辦事精明老練，對人情世故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使他成為關係學大師。

宋思明也重情感。當海藻借錢時，他說：“現在的社會太現實太殘酷了，沒有人再認為親情是重要的了。……一個人可以背金錢的債，卻不能背感情的債。”他對海藻也的確動了真情。不過，他的情感突破了婚姻的正常秩序與原則，傷害了另一個女人。海藻母親看得很清楚：“海藻不過是他藉以炫耀他成功的手段而已。”中國男人要享受自己的成功，最直接、最便利的形式就是征服女人——情婦或二奶，而不是妻子。

妻子的要求與二奶不大一樣。其實，宋太太也不是不要風光顯要，這些她已經得到了，她就更想要那沒有得到的。可是她沒有得到的，卻被另一個女人輕鬆得到了。這是她氣不過的地方。

宋太太被丈夫冷落，最大的失誤是她不會欣賞，不會尊重，不會激勵自己的丈夫。宋思明感覺：“作為一個男人的渴望，你不可能在老婆身上實現。”

東窗事發時，宋思明也有所悔悟，他對妻子說：“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會帶著你們過另一種生活，不要太多的錢。……也許，這樣，才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即使這點悔恨也不知道有多少真實成分和能夠持續多久，因為到最後，他想的不是妻子和女兒，而是海藻和那個流產的兒子。

宋思明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官場、商場，他沒有心情去欣賞妻子的溫存，也沒有時間去照顧女兒的學習。作為丈夫，他虧欠了妻子；作為父親，他虧欠了女兒；作為官員，他虧欠了人們與社會。他想拋開這三者來尋求幸福，結果是黃粱一夢。

宋思明不會不知道他的錯誤，可他一方面太自信，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這如同保羅所描述的困境：“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7：18-24）

利益使社會失去秩序

1. 利益推動所有

劇中的開發商陳寺福是利益的具像化。他的口頭禪就是：“大哥，有什麼好處呀？”他與宋思明不能說沒有真正的交情與友誼，可都是建立在利益

上。宋思明看上他，扶助他，還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以利益來驅動控制人，這是當官的秘訣。

2. 權力決定一切

權力常決定利益的走向、分配、使用。在蘇淳莫名其妙入獄這件事上，表現得尤其明顯。蘇淳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自己設計的圖紙，……居然被稱為盜竊。”可還有令他納悶的，沒過幾天，他又被無緣無故地放出來了，廠裡還視他為功臣。這一切原來是權力在起作用，是利益在作怪。

3. 英雄不問出處

利益與權力使人只關注光鮮的外表，而不重內裡的實質。宋思明清醒的認識：“光線照不到的角落，即便裡面有灰塵，甚至有死耗子，誰會注意呢？”他認識到這點之後，並非要起來反對它，而是隨波逐流。現在社會上流行“英雄不問出處”，只要能呼風喚雨，就沒有人管你錢是從哪裡來的。

4. 橫流無人能抗

有錢就是硬道理，這時代的橫流無人能抗，海萍說：“人流就推著我們向前走，我想不走都不行，想停下都不行。”可難道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最後，海萍在送別海藻時，談到巴菲特只投資不投機的理念，說：“我的理解是，只要你有信念有追求，只要你堅持，那你一定會比隨波逐流要行得遠，行得正。”可是，這是最後的答案嗎？我看不可，更多的人還是買不起房，實現不了自己的願望。網上有線民這樣說：“《蝸居》裡海萍……時來運轉，那是劇情安排。”

5. 癥結出路何在？

蝸居不只是一套房子，更是一種生存方式、生活狀態。只要沒有超越的追求、崇高的目標，即使天空做了你家的屋頂，大地成了你家的客廳，你仍然處於蝸居之中。人類的心靈不能滿足於蝸居狀態，應該與至高之處的神聖相通相聯。

真正的幸福是內心的平靜安穩。幸福不是追求得來的，而是在沿著正確的道路追求正確的目標時，所得到來自上帝的報償。最值得追求的不是財富，而是使命。當一個人完成了使命，堅守了德性，自然會得到幸福的獎賞。“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6：33）



作者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著作之一《電影之於人生》獲第三十屆湯清基督教文藝獎

古譜新音

——簡介作家高琴

黃瑞怡

置身各色文化的女娃



將近百年前，正當中國近代史上軍閥割據、內亂頻催的年代，內陸大城武漢醫院裡，女娃高琴(Jean Fritz)來到基督教青年會教士父母親懷抱。

自1915年11月呱呱落地起，高琴的生活就染上國際文化重彩。她住在法國租界，上英國學校，有兩個德裔學

友，與中國保母「林奶奶」與廚師楊師傅用流利中文溝通……。高琴自幼有機會接觸各色各樣人種與文化，然而棕髮碧眼的她，意識到自己與華夏子民先天有別，雖無選擇餘地身居楊子江畔，她朝思暮想的是千山萬水外，美國賓州家鄉。

1927年，十二歲的高琴隨父母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意料之外的是，她在父祖家園中再一次覺得自己漂浮失根，並且開始思念太平洋彼岸，那片她曾經一心想離開的土壤。

或許是親身經驗了民國成立初期的顛簸，與東西殊異歷史文化的衝擊，高琴自幼就對歷史，尤其是美國早年歷史，有極濃厚的興趣，這應是她後來成為北美少兒文學界傳記寫作第一把交椅之根。

創作童書的努力

高琴五歲時就向家人宣布，長大要當作家。在東漂西蕩的成長歲月中，墨水筆與札記本常常成了她心情的洩洪區。然而她真正開始嘗試專職童書創作，卻是到五零年代，兩個兒子都入學之後。筆耕半世紀下來，高琴出版了超過四十部歷史傳記著作，大致包括以下幾類：

1. 幽默的問句傳記

美國慶祝建國兩百周年前後，高琴開始推出系列開國先驅簡傳。至今這多本傳記仍然在各地學校普遍使用。此系列書名別出心裁，以「問句」為首，代表作品包括：《拉菲爾，接下來怎樣？》（*And Then What Happened, Paul Revere?* 1973），《富蘭克林，你有啥好點子？》（*What's the Big Idea, Ben Franklin?* 1976），《五月二十九那天，亨利在哪裡？》（*Where Was Patrick Henry on the 29th of May?* 1975），《亞當斯，你為什麼不騎馬？》（*Why Don't You Get a Horse, Sam Adams?* 1974）《哥倫布，你想你是往哪兒去？》（*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1981）¹

高琴改寫了傳統少年傳記刻



板的面貌，不僅僅是問答式的標題吸引讀者，在嚴謹研究的支援下，她的筆調卻輕鬆活潑，內文引人入勝。插畫通常由名家執筆（如Margot Tomes, Tomie dePaola, Trina Schart Hyman等）。有許多孩子回應道，高琴的傳記重新燃起他們對昔時昔人的興趣。

2. 挑戰的長篇傳記

除了針對小學中低年級寫作的幽默短篇傳記，

Homesick: My Own Story, 1982 在這本歷史小說中，高琴完全由自己童年取材，以第一人稱，栩栩如生地描繪了二零年代武漢的風土人情，與她在中美兩國文化中的掙扎。 In this historical novel *Homesick: My Own Story*, (1982) Jean Fritz described the scenery and customs of Wuhan in 1920s in first person from her memory and told her struggl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cultures.

高琴的長篇傳記以小學高年級與初中部孩子為適讀對象，語調比較嚴肅，內容亦更有挑戰性。呈現紙上的人物包括美國總統曼德遜（*The Great Little Madison*, 1989）、羅斯福（*Bully for You, Teddy Roosevelt*, 1991）、著名將領傑克遜（*Stonewall*, 1979）、與阿諾德（*Traitor: The Case of Benedict Arnold*, 1989）。尤其後者主角阿諾德將軍，是美國開國史上極富爭議性的人物，高琴筆下忠實卻不失悲憫，深刻描繪了阿諾德從愛國英雄到叛國賊的悲劇轉向。

3. 女性的歷史角色

身為女性作家，在傳統以陽剛主導的傳記版圖中，高琴對女性在歷史洪流中被忽略或被誤解的角色，每每能以更新鮮的視野細緻探討。無論是喬治華盛頓不尋常的母親（*George Washington's Mother*, 1992），間接引致南北內戰的名著《黑奴籲天錄》作者思徒（*Harriet Beecher Stowe and the Beecher Preachers*, 1994），女性平權先驅史坦頓（*You Want Women to Vote, Lizzie Stanton?* 1995），到陷於文化夾縫的首長之女（*The Double Life of Pocahontas*, 1987），高琴娓娓呈現傳統女性在種族、文化、社會、家庭、性別等等限制之下，依然努力發聲歌唱。

4. 中美對唱的故事

著作等身、得獎無數的高琴曾被問到，在所有出版的書籍中，有沒有哪一本對她有不尋常意義？她思索後答道，如果你只能讀一本我寫的書，希望你能讀我自己的故事——《懷鄉》（*Homesick: My Own Story*, 1982）。在這本歷史小說中，高琴完全由自己童年取材，以第一人稱，栩栩如生地描繪了二零年代武漢的風土人情，與她在中美兩國文化中的掙扎。另一姐妹作是1985年間世的《返鄉》（*China Homecoming*），當高琴離開中國半世紀後，重新來到楊子江邊，再度發掘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繫。

帶給你我的反思

1. 文化掙扎可孕育珍貝

多年前，我縮在俄亥俄州大研究生宿舍被窩裡，小窗外大雪紛飛，緩緩讀著高琴晚年追憶少時歲月寫就的《懷鄉》，滾燙淚水濕了書頁。遊子心中深藏的複雜情愫，讓一個比我多活了半世紀、素昧平生的美籍老作家，一絲不差的道出，是多麼奇妙的感受啊！

原來，我並不孤單。這條路已有許多人走過——在東西文化洋流的沖擊下，即使我們曾經像蘭草失根，孤舟漂浮，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我們終將學會建造、延伸自己成為橋樑，連通兩種文化。我們對兩塊土地的思念，不也代表我們對兩群人、兩種生活方式的愛嗎？相信你慢慢能體會，文化的海洋雖然帶著矛盾的沙礫，確實也能孕育出各樣美麗的螺貝！

2. 故紙堆中可復活歷史人物

高琴多數著作不過百頁，個把鐘頭，甚至更短時間就可讀畢。但她耕耘一本書的光陰，平均是一年或更長，因為實際提筆以前，她花費大量心力詳讀第一手與相關資料，盡可能實地訪查，直到她關注的傳記人物，在故紙堆中活起來，她彷彿能與他們面對面喝下午茶為止。

對許多孩子甚至大人來說，若是能如此深入、專注且持之以恆的讀聖經，相信遙遠的聖經人物，也會活現為有血有肉的天路伴侶！

3. 少年苦澀可成生命底蘊

從高琴、派特森（Katherine Paterson）和其他例證中，我們一再看到，在異鄉異國成長的宣教士子女，往往比土生土長的孩子，有更不容易的童年。他們經常在文化、語言、信仰的夾縫裡被錯待，稍長回到父老本鄉時，又得再蹣跚走過文化震撼與適應。如此變動飄浮的艱困歲月，在宣教士子女心靈上很難不引發怨懟憤懣之情，也難免刻下或深或淺的傷痕。

我們很難知道，宣教士為自己骨肉能平安成長，要付出多少禱告代價？我們也無從探詢，當他們眼見孩子身心遍滿瘀青時，是否感到極其痛楚？

但多年以後，我們確實看到，彼時痛楚經歷，每每轉變為宣教士子女個人生命豐厚的底蘊，讓他們對多重文化有強大的吸收力與敏感度，並在文化專業上充滿作光作鹽的動力。那允許幼嫩橄欖樹經驗暑旱冬霜的，也確保多年後葉子依然青綠，果實滿了汁漿。



作者為本特約編輯，專攻語文教育，獲兒童文學博士

註：1. 此系列其他作品包括 *Can't You Make Them Behave, King George?* (1996), *Who's That Stepping on Plymouth Rock?* (1975), *Will You Sign Here, John Hancock?* (1976)



愛、喜樂、生命

和藍

一、主題歌

時空不能隔絕祂的愛，
 因祂愛我，直到萬代；
 世界不能阻擋祂的愛，
 因祂愛我，永不更改。
 祂的愛，勝過死亡陰霾；
 祂的愛，驅走憂愁悲哀。
 讓主愛澆灌我們的心，
 喜樂泉源湧自心底，
 憂愁不再，我們有喜樂的生命！
 讓主愛充滿我們的心，
 生命火花揚自心底，
 淚水不再，我們有永恆的生命！
 （讚美之泉詩歌《愛喜樂生命》）

神賜給我們的恩典當中，沒有一樣比愛更大，也沒有一樣比愛更能抓住我們的心，是一種亙古不變的，而且是永不與我們隔絕的愛。上帝用愛在我們的心中作澆灌，從我們心中長出來的是生命，結出的果子叫喜樂！

二、背景——求索

我出生在70年代混亂而壓抑的政治局面即將在中國結束的時候。與父輩、祖輩相比，我是幸運的一代。

童年的我，在外祖父家長大。外祖父是個溫柔謙卑的基督徒，我在他的懷裡享受了一種特別溫暖的愛，與父母和祖父母的愛不大一樣。但是，直到二十多年後我準備受浸時，家人才告訴我外祖父是基督徒的“秘密”。

學生時代的我，是父母放心的好孩子、老師稱讚的好學生，再加上小康之家的物質條件，我成了同學們羨慕的幸運兒。但是，感謝上帝，祂沒有讓我沉湎在讚美聲中而滿足。祂用一股無形的力量把我從人群中拉出來，旁觀衆人，也反觀自己。一個問題漸漸在我心中萌生：人究竟為什麼活著？生命的意義何在？

十五、六歲的我四處尋求答案，卻沒有一個回答令我信服。我的求索甚至招來莫名其妙的眼光。我漸漸離群，就像一個盲眼的人，迷茫而孤獨，找不到方向。那時上帝還沒有賜給我機會聽福音，只是把我引進大學的殿堂，用各種書籍擴充我的知識，開啓我的思維。

三、認識主——受浸

1997年7月，我第一次離開家，來到了新加坡，第一次走進教會，聽到了“神愛世人”的福音。

在新加坡求學的日子裡，我的知識更加擴充，眼界更加開闊，但也更加敏銳地察覺到現實的虛空、飄浮，更明確地感到知識學問、他人的讚譽、

上帝用愛在我們的心中作澆灌，從我們心中長出來的是生命，結出的果子叫喜樂。
God pours His Love into our heart. "Life" grows henceforth and bears the fruit of "joy."

道德品性的自以為義，都不能帶來生命的安息。我更加憂慮迷茫，不可迴避地面對著沒有人生根基的問題。

諷刺的是，我的碩士論文竟然“被迫”寫儒家心性之學，前言中寫道：這學問是“教人立定生命之根，打開價值之源”。我一邊艱難地寫著，一邊問自己：我的“安身立命”之處何在？我的價值之源何在？現實中，我看到和感到的是人生混亂愁苦的事實，但我無法認同這些千真萬確的事實就是生命的真相、人生的本來面目。人生不應該如此！世界不應該如此！但，又應該如何？

就在我幾乎絕望時，上帝所定的時間到了。一個深夜裡，祂用一首歌回答了我，就是開篇的那首主題歌：“愛、喜樂、生命”。歌詞後特別附加了一句話：“上帝用愛在我們的心中作澆灌，從我們心中長出來的是生命，結出的果子叫喜樂！”雖然我不知道憑什麼相信這句話，但它就是讓我那麼無法質疑地信服。這才是生命本來的樣子！我熱淚奔湧，長舒了一口氣，心中釋然了。第二天天亮，我看到鏡子裡的我煥然一新。周遭的一切依然如舊，但我卻已是新的了。

1999年5月29日，我受浸成為了基督徒。同時，我那“教人立定生命之根，打開價值之源”的論文也終於圓滿上交了。

四、認識自己——悔罪

受浸成為上帝的孩子後，我也像許多初信者一樣，經歷了一段與主同行的快樂時光。但那個時候，我沒有想過自己是被主得著，而心滿意足地認為是自己找到了主，找到了真理。我為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常常想起主而自感欣慰，卻從沒真正看清自己的光景，沒有發覺自己是個罪人。

慈愛的天父上帝用耐心和寬容等待著那個內心驕傲的孩子，在我每次遇到難題向祂呼求時，不計條件地給我安慰與祝福，使我世上的工作和生活大蒙恩惠，再次贏得眾人的羨慕與讚嘆。

但是，上帝是賜福的上帝，也是管教的上帝，人若不緊緊跟隨祂，祂就會暫時掩面，任由我們毀壞祂賞賜的祝福，讓我們在跌倒的傷痛中受到管教。就在我世上的生活越來越高升的時候，靈性的生命卻漸漸下落了。由於工作忙，我常常“沒時間”讀經、禱告、甚至參加主日崇拜。靈修的停滯致使心中那股生命之泉、喜樂之泉漸漸地消退，我開始在上帝所教導的正路上走得搖搖晃晃，甚至跌

倒。那時人性的自欺會冒出來，為自己開脫罪咎。可是自欺只能讓我強裝鎮定，卻無法讓我有真實的平安。當內在生命被掏空的時候，我整個身心都脆弱到了極點。

2002年1月，我的健康幾乎在一個星期之內垮掉了。我辭去了工作。親人和朋友無法理解我突然之間身心衰落的原因，但我清清楚楚地曉得，这一切的痛苦就是因為我離開了我的主、我的神、我的天父上帝！我就像一個孩子，終於無處可躲地回到了父親的面前，深知自己得罪了阿爸，令祂失望，令祂掩面不想看到這個讓祂心碎的孩子。我痛哭失聲地跪在祂的面前，乞求祂的幫助，等候祂的處罰。

阿爸終於說話了，竟是如此慈聲！祂用情歌向我召喚：“母親如何能忘記懷中的嬰孩？父親如何牽掛遠行的兒女！我也不忘記你，我總不丟棄你，也不忘記你，總不丟棄你。終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兒將你的心歸回。我不永遠懷怒，我不長久責備，我兒將你的心歸回。”

上帝！我的慈父！你的慈愛遠遠超過你的嚴厲，超過我的心所能求想的。當我悔恨的心剛剛發動，你就原諒了我，接納了我，向我展開了你愛的懷抱。

就這樣，2002年4月，我又踉踉蹌蹌地回家了，身體退回到故鄉父母的家中，心靈歸回到天父的懷裡。

家像一個避風港，讓我安息了一整年。在那一年中，藥物修補著我的身體，上帝的教導修補著我的心靈。我整天讀經、靜思、禱告、唱讚美詩、讀屬靈書籍。在上帝的話語裡，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終於艱難地放下了自我情緒的纏累，漸漸看清了自己的真實面目：我根本不是一個義人，而是一個罪人！我根本沒有什麼可自憐，而是自慚形穢！我根本不配有什麼委屈，而只有悔恨！那悔恨猶如一根刺，讓我感到錐心之痛，常流著淚從夢中驚醒，覺得自己無顏面對上帝，但也聽見一個微小的聲音：“你不能再離開上帝的面，不能再有任何東西使你與上帝隔絕，連羞愧自責之心也不行！上帝的恩典夠你用，祂是管教的上帝，更是慈愛的上帝。”

在祂的恩典中，我平靜下來，謙卑認罪。我用詩歌禱告：“神哪，我願順從你，我要聽從你的話。悖逆的心我願除掉，頑梗的意念我願放下。”上帝回應我：“我赦免你一切罪孽，醫治你

祂不是改變了我的中國心，而是揮去了我心靈深處的憂鬱和迷茫，以祂恩典的大愛澆灌了這顆中國心。 God did not change my Chinese heart, but removed the melancholy and perplexity therein. He waters my Chinese heart with love bred in grace.

一切疾病。我能用你前面的錯誤鋪展你後面正確的路。等候我的，必從新得力，如鷹再展翅上騰！”

我感到那掏空的心又被裝滿了，枯竭的活水之泉又開始源源流出。我清晰而明確地認識到：我要尋求基督的道路，我要更深地認識祂，而且，祂是陶匠，我是泥土，我懇求被祂塑造成合用的器皿。

五、立志——呼召

懷著這樣的渴望，2003年3月，我又回到了新加坡。趁著沒有工作的自由時間，我積極投入教會的各項活動中，並開始修讀神學夜課。主基督與主內弟兄姐妹的愛大大感動著我。我過得充實而愉快，心裡很想回報這一切。

在我三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懷著滿心的願望來到上帝的殿裡，無數的心願不知從何說起。可是，當我真正開口的那一刻，只有一段歌詞在我腦際縈繞迴旋：“你是王，我卻不懂得敬重。你是神，我卻不懂得事奉。你用愛感動我心，引導我跟隨主直到永生。恩主啊，如果我是愛你，那是因你先愛我。”我便開聲向上帝祈禱：“恩主啊！如果我是愛你，那是因你先愛我！請讓我事奉你。除了這條路，我再沒有選擇！”

俗話說“三十而立”。感謝恩主！祂沒有讓我三十歲在這世界面前成家立業，卻讓我在上帝的面前欣然立志。回首走過的三十年，我漸漸看出了上帝精美的計畫。不是我多麼聰明地找到了祂，是祂一直在引導我、塑造我。我早就在祂的手裡。祂深知我的一切，因為是祂造了我。只有認識了祂，我才真正認識自己，而祂的深奧卻不是我能看透的。

六、異象——裝備

為了全面有系統地認識上帝，2004年我走進了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神學學習不僅讓我的知識漸漸充實，更讓我的眼睛漸漸明亮，看見了自己的異象使命：中國文化有瑰麗的人生智慧，卻止步於對背後那終極泉源的探索。由於這個缺失，現代國人在西化潮流的衝擊下，只接受到西方文化世俗的一面，以致安身立命的內在根基進一步被褫奪。雖然經濟發展帶來物質的富足，但人心愈發虛空絕望，人的行為愈發混亂邪惡。正如耶穌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什麼益處呢？”（路加福音9:25）

要重建人生根基，國人不僅需要尋回傳統，更需要基督精神的啟蒙；要扭轉混亂邪惡對人的挾制，國人不僅需要法治的幫助，更需要基督恩典的

拯救。上帝讓我在中國語言文學及哲學裡浸濡多年，並切身瞭解改革開放之後成長的這一代，祂是要我為基督精神與恩典進入這群人中，獻出五餅二魚。

2005年，上帝帶領我到美國，在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正式接受裝備。三年道碩課程的學習與實踐，成了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歷！那是極其艱難卻非常喜樂的三年。藉著一個溫暖的團體，上帝將我托在祂的手心裡，渡過各樣的難關，使我第一次不只用頭腦，而是用全身心領會到改革宗神學的精髓：人是信靠基督的恩典而活！

回首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妙工作，祂不是改變了我的中國心，而是揮去了我心靈深處的憂鬱和迷茫，以祂恩典的大愛澆灌了這顆中國心，使其中長出真正有根有基、有深厚喜樂的生命，並且從地上延續到天上。我願把這大好的消息報予更多的中國人，願上帝所造的，都得著這寶貴無比的愛、喜樂、生命。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她在西方神學院取得道學碩士後，於普林斯頓神學院取得神學碩士，現於愛丁堡大學攻讀神學博士



(接封底)

美國的職業籃球賽也於六月進入總冠軍爭奪戰。今年湖人隊與塞爾特人隊世敵相逢，雙方旗鼓相當，連戰七局，緊吊球迷胃口。最後一戰，湖人第一節即輸九分，末了以四分翻盤，哀兵得勝，兩名主將當場額對額、鼻對鼻，同聲大喊，內心百感洩於一吼。



美國職業棒球賽，賽程到六月方進行一半，國民隊出現了天才投手小史，球速屢飆過100哩，造成場場爆滿，驚呼不斷，也頓時風靡了全球的棒球愛好者。

這些六月天的獎盃追逐，過程激烈，不單是娛樂，更成了許多人生活中的興奮劑，減緩了生態破壞、地球

暖化、戰爭叫囂、醜聞悲劇所帶來的心頭壓力。

有一個可追逐的目標，似乎讓人不自覺地振作起來。目標的達成，更是可慶賀的事。

在一般家庭中，六月常有慶祝活動，因為這是畢業的季節。上至博士、下至幼兒園，只要家中有成員取得文憑，少不了有各種節目。一位母親陪升高中的女兒採購禮服，直喊跑斷了腿；女兒的「升級禮」還不算畢業，但也要準備三件禮服，以應不同的場合。想當年，我們家每個孩子大學畢業，父親會慎重其事，帶全家盛裝到照相館合影，為這孩子教育目標的達成留作紀念。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朝向有意義的目標是何等重要。面對目標，會使人心思集中，潛力發揮，衝勁十足。難怪從小學開始，老師就會要學生寫作文：「我的志願」，訓練孩子去思考有關人生目標的事。而學習企劃，第一個要點就是想清楚該案的「目標」為何。

近年來在基督教界的暢銷之作：《標竿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直譯：目標導向的人生)》、《標竿教會 (Purpose Driven Church 直譯：目標導向的教會)》，也印證了「目標」對激發活力的必要性。個人認清了生命投資的方向，每一天才不會任意揮霍浪費；教會界定了發展的方向，才不會因循苟且，落入傳統的窠臼。

沒有目標，就等於沒有「異象」，這樣，人就會「放肆」（放鬆，無所事事，任意而行），這是《箴言》的訓勉（29:18）。人生其實頗容易有這類頹然的感受，例如，暑假感到無聊，失

業渾身無勁，退休實係無奈，垂老自覺無用。目標完全失落的人，會覺得如同行屍走肉，自嘲生不如死，甚至有人因此選擇自盡。

有些哲學家指出，生命具有「目標導向」的本質，因此人會不由自主地要去追逐一個目標。這種奇特的本能，指向生命是經由設計而產生，因此，可以推論出：宇宙是經由造物主的創造而來。這是有神論所提出「目的論證 (teleological argument)」的一種說法。

人生還有一種現象。目標達到了，會讓人興奮一時，但很快反而可能產生失落感。聖經《傳道書》在這方面作了深刻的反思。作者付出很大的努力，在建築、產業、知識都取得極高的成就，又在娛樂、甚至性趣上享受無度，但至終他的內心卻沒有快樂與滿足，只覺得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甚至令他「恨惡生命」（2:17）。他追問：「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2:3）

人生到底應當追逐什麼？

耶穌也曾經對人自設的目標提出質詢：「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16:26）透過這句話，他指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不是去得到身外界之物，而是要得到關乎自己的「生命」。耶穌所謂的「生命」，顯然不是指會消亡的肉身生命，而是指靈魂的永恆生命。

耶穌告訴眾人，他自己的人生目標為：「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他不是為自己而活，乃是為了要讓人得到「生命」而來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罰，讓凡信他的人能不被定罪，成為神的兒女（參：約翰福音1:12）。他的復活，證實永恆生命的真實性。

跟隨耶穌，就會有新的人生方向與目標——要作「生命有愛」的人，並且以耶穌為標的。使徒保羅「向著標竿直跑」的心志（腓立比書3:14），套用今日球賽的用語，或許可以這樣說：「在人生的賽場中，我場場都要竭力拼搏，爭取最後的冠軍，而我知道，得獎盃的，就是那最像耶穌基督的人。」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268B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70

追逐人生獎盃

蘇卿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2010年6月11日起在南非開踢，32國代表隊鐵腳雲集，令各國球迷瘋狂。報紙出特刊，電視、網站全程直播，各城設大銀幕供市民觀賞，無數賭局摩拳擦掌，加油喇叭「巫巫茲拉」震耳欲聾。這場全球矚目的盛會，牽動人心要達一個月之久。

(轉封底裡)

